

列國志傳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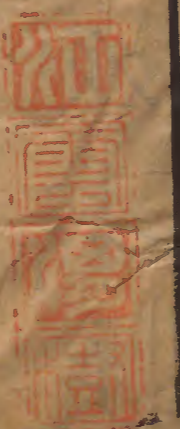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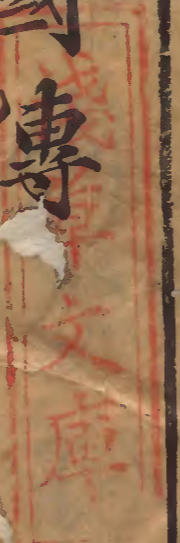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 3249
三十四
三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49
冊數	12	(1)
函號	308	236



叙列國傳
此世宙間一大帳簿也家
將昌主伯亞旅統於一鉅
自田園廬舍織至器用什
勿其出入登耗之數莫不



羽簿而主享其逸不則各
潤私囊人自為窟及至厄
漏源竭家業罄然始攷先
世之田園幾何廬舍幾何
器用什物幾何何及哉夫

世宙亦何以異是周自籍
京化洽奄有式廓卜世卜
年煌々乎三五再觀哉代
而後乾綱漸解土宇若分
而割焉五伯遞熾七雄競

長視周若贅疣然、而王
步未改孔子作春秋朱紫
陽纂綱目繫王于天繫命
于初明示天下以共主雖
不絕之緒而袞鉞凜如讀

其詞繹其旨令人忠義勃
勃顧以世遠人遐事如碁
局左國之舊文彩陸離中
間故實若存若滅若晦若
明有學士大夫不及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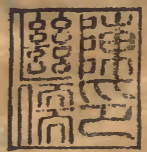
而裨官野史述之有銅鑄
木簡不及斷者而漁歌牧
唱能案之此不可執經而
遺史信史而略傳也列傳
始自周某王之某年迄某

王之某年事覈而詳語但
而顯諸如朝會盟誓之期
征討戰攻之數山川道里
之險夷人物名號之真誕
繁若臚列即野修無係朝

常巷議難叅國是而循名
稽實亦足補經史之所未
賅辟諸有家者按其成簿
則先世之產業釐然是列
傳亦世宙間之大帳簿也

如是雖與經史並傳可也
若其存而不論論而不議
願與世宙間開大眼界者
共揚權之
嘗

萬曆乙卯仲秋陳繼儒書



列國源流總論

春秋列國志傳者因左氏傳記而衍其義也西周之前王化尚行諸侯無彙是以畧舉其大綱殆至東遷之後王政不行諸侯多叛故孔子作春秋起自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春秋之文雖是當時史語但孔子筆削其義以定褒貶然非富學之士不能少達其旨故左丘明氏因經而作傳大義明矣然其數百年間人物臧否國勢強弱併吞得失又非淺夫鄙民如邵魚者所能盡知也邵魚是以不揣寡昧又因左丘明氏之傳以衍其義

非敢獻奇搜異蓋欲使淺夫鄙民盡知當世之事
跡也然其間國多事繁難以悉舉姑取其大國爲
主小國之政有于大國者則旁搜引出若不于於
大國者則置而不錄其大國如秦如齊如晉如楚
之類是也其小國如陳如蔡如滕如薛之類是也
若五伯如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
是也若七雄齊秦燕楚韓趙魏是也他若吳越交
兵孫龐鬪智之類亦皆備錄直迄秦併一統而止
也今將列國諸侯各目入於春秋之始者具開於
後以備參考○魯與周同姓姬隱公名姑息元年

入春秋

國都山東兗州府

○齊姜姓僖公九年入

春秋

立國都莒丘後徙臨淄即山東青州今之臨

清至康公時有田和者爲齊相受周安王命爲計
侯遷康公海濱以死姜氏遂絕後爲田氏齊也

晉

同姓鄂侯二年入春秋

其國都平陽後徙曲沃

又徙絳即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其國本成王封叔
虞初號唐後子奭者乃更號曰晉後至哀公戰國
時晉三卿韓氏趙氏魏氏強大分其地是爲三晉
後威烈王時命三卿爲諸侯姬氏晉遂絕其諱完
後韓趙魏三國下

宋子姓穆公七年入春秋

其國

○秦嬴姓文公四

十四年始見於春秋

其國都咸陽即今鞏昌府所

屬

○楚芊姓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其國都鄂州後

從壽春卽今湖廣荊州府是也

○鄭周同姓莊公

二十二年入春秋

其國都西周徙榮陽卽今河南

府是也

○衛周同姓桓公十三年入春秋

其國都

朝歌徒帝丘卽今直隸冀州所屬也

○陳媯姓桓

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其國都苑丘卽今河南商丘

縣是也其後有公子名完者奔齊事于齊後數世

孫名和者改姓田滅姜氏齊卽繼齊有國

○蔡周

同姓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

其國都汝寧卽今河

南上蔡縣是也

○曹周同姓桓公三十五年入春

秋

其國都定陶卽今山東兗州府所屬

○吳周同

姓魯成公七年入春秋其實吳王壽夢始稱王

其

國都平江郡今蘇州是

○越姒姓至允常在魯昭

公五年始見於春秋

其國都會稽卽今紹興是

○

燕周同姓至文公時始見於戰國

其國都薊北卽

今真定

○韓周同姓其後裔事晉爲韓氏至戰國

時有韓虔者與趙魏共分晉地受威烈王命爲諸

侯國號韓

其國都宜陽後徙滎陽卽今河南所屬

○趙本與秦同姓其後有造父者事穆王有功封

趙城侯後有趙夙者事晉獻公又數世有趙籍者

與韓魏共分晉地受周威烈王命爲諸侯國號趙

其國都邺鄆今直隸廣平府是也○魏本與周
同姓其後裔有畢萬者事晉獻公以魏城賜畢萬
因曰魏氏後數世有桓子者與韓趙共分晉地受
周威烈王命為諸侯國號魏其國都安邑徙大梁
即今河南所屬也其小國如滕薛杞莒邾許之類
國微事少不能盡錄若并滅亡則因其大國所滅
之由皆載其中觀者自宜詳察云

列國志傳總論終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列國志傳目錄

卷一

蘇妲已驛堂被魅	雲中子進斬妖劍
西伯入商得雷震	西伯陷囚姜里
紂王立酒池肉林	西伯脫囚歸岐州
西伯建臺鑿沼	子牙避紂隱磻溪
子牙代武吉掩災	西伯侯初聘呂尚
西伯侯再聘子牙	子牙收服崇侯虎
武王子牙議伐商	子牙檄殷郊助敵
子牙收服洛陽城	孟津河白魚入舟

太公遺計收五將
太公滅紂興周

紂王拜將征西

卷二

武王分土封諸侯
成王感變啟金縢
召公奭宣布王化
楚子膠舟溺昭王
楚人夫戰麒麟谷
齊康公因色亡國
十丈臺李巫監誦

周公秉政誅管蔡
周公定鼎于郊廓
南民不忍伐其棠
穆王西遊崑崙山
周穆王趙城託狐
羸非子牧馬受封
尹吉甫大征玁狁

姜皇后脫簪諫王
幽王舉火戲諸侯
周平王奔鎬東遷
州吁恃寵弑桓公
陳穆公以婚救衛

盧妃懷孕十八年
鄭桓公驪山救駕
穎考叔輟羹悟主
衛石碯仗義殺子
鄭莊公祖宮演武

卷三

周鄭大戰於繡葛
鄭祭仲殺壻逐君
齊襄公貝丘遇怪
管夷吾條陳霸業

鄭太子救齊辭偶
齊襄戲妹陷彭生
齊召忽從主死節
楚王僭號征鄖絞

楚屈瑕鄢郢大戰
楚王仗威虜息媯
齊桓公背盟逃歸
甯戚舌動宋桓公
鄭厲公南郊救駕
管仲天柱峯滅戎
管仲罵死鬪伯比
魯村婦秉義全社稷

卷四

桓公葵丘大會盟

息伯瑗請楚伐蔡
鬪伯比獻謀伐鄧
齊甯戚放牛遇貴
鄭厲公倚齊復位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德存邢衛
管仲召陵服強楚
齊桓公輔周太子

桓公陽谷寄太子

馮長生驗夷吾生死
晉荀息假途滅虢
驪姬設計陷申生
晉里克謀弑二主
秦穆公救晉饑民
晉重耳周遊列國
宋襄公曹南圖霸
晉子圉逃歸嗣位

卷五

重耳寓秦受懷嬴

晉獻公寵妾逐子
秦穆公羊贖百里奚
千英傑輔重耳逃難
公孫枝獨戰六將
韓原山秦擒晉惠公
五公子爭權亂齊
宋楚泓水大戰
趙衰狐偃奪重耳

耳殺懷公復國

介子推辭殺焚
晉卻縠被蘆澤兵
文公義報億負羈
晉楚城濮大戰
卻縠遺計斬舟之橋
秦穆公大霸四方
蹇叔遺船救孟明
晉先軫狄陣困死

卷六

秦穆用人從葬

晉兵救駕闢洛陽
晉卻縠大敗曹河
晉先軫一氣子玉
先軫二氣子玉
晉文公踐土會盟
晉先軫三氣子玉
秦孟明嶠山大敗
孟明焚舟誓伐晉

秦晉令狐大戰

晉士會自秦逃歸
晉靈公怒逐趙盾
晉解揚出使不屈
鬬越椒謀反被誅
晉卻克楚大戰
楚共王鄢陵大敗
晉欒書爭功弑主
師曠辨樂知興亡
楚靈王大會諸侯

卷七

楚莊王納言定霸
晉楚苗河大戰
養由基百步穿楊
晉程嬰功成自刎
晉士句青年進計
由基陷于萬伏弩
晉魏絳單騎和戎
齊莊公奸淫召禍
秦哀公設會圖霸

此平列目錄每

玄象岡下莊打虎
臨潼會子胥屈明輔
伍子胥拽衣舉鼎
楚王肩雪遊獵
費無忌諂楚平王
平王信讒滅伍氏
伍子胥投陳辭婚
浣紗女抱石投江
姬光請鱖諸行刺
太湖亭鱖諸刺王僚

柳盜跖辱叱秋胡
子胥威震臨潼會
魯秋胡捐金戲妻
靈王自縊于庄家
楚平王廢妻逐子
米建奔鄭被誅
子胥脫難過昭關
子胥吹篳引王僚
三公子出兵伐楚
囊瓦族滅費無忌

卷八

要離辱死隼休忻
孫武子吳宮操女兵

要離行詐刺慶忌

孫武子發兵伐楚
楚昭王奔鄖入隋
吳王困於樵李城
伍子胥和楚班師
孔仲尼相魯服齊
孔仲尼周流列國
勾踐敗棲會稽山

吳兵王戰拔荊州
伍子胥鞭平王屍
申包胥號哭求救
伍子胥酌恩報德
吳越樵李大交鋒
吳王分道伐越
勾踐入吳待罪

勾踐三年受吳辱

吳王西子遊八景

楚昭王禮聘孔子

孔子遭厄陳蔡

卷九

子貢說吳救魯

伍子胥抉目待吳

齊兵艾陵大戰

孔子獲麟作春秋

晉三卿攻亂同列

勾踐三戰滅東吳

范蠡扁舟歸五湖

晉智伯求地謀反

智伯決水灌晉陽

豫讓漆身刺無恤

吳起殺妻求將

卷十

威烈王封韓趙魏

趙魏爭奪中山

吳起奔魏死于楚

齊威王正國朝周

魏聘龐涓下雲夢

公孫鞅徙木立信

齊田忌大敗投趙

王敖破脾薦孫子

孫臏下山服表達

龐涓謀刑孫子足

孫子被刑詐風魔

茶車竊孫子歸齊

龐涓巫魅陷孫子

孫子救韓擄魏申

孫龐排陣賭齊魏

卷十一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無鹽女獻策為皇后

衛鞅擄魏建功

衛鞅四馬分屍

蘇秦說六國合從

六龍會蘇秦掛印還鄉

張儀計秦說諸侯

張儀遊說諸侯事秦

孟嘗君養士出關

樂毅興兵伐齊復仇

相如完璧歸趙

田單火牛復齊

范雎脫廁報仇

不韋西游說立嗣

不韋計娶朱姬女

朱氏生政于邯鄲

秦伐周一統天下

田單興兵復聊城

卷十二

莊襄王發兵征趙

平原君合從於楚

公子竊符救趙

秦王興兵伐魏

無忌以兵回救趙

趙王興兵取燕邑

楚王合從伐秦國

朱后淫寵嫪毐

秦王計併六國

秦王復仇伐趙

荆軻入秦行刺

秦命蒙驁伐燕

魏王詐降劫秦塞

李信以衆征楚國

王賁詐巡撫燕地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列國志傳目錄終







楚王冒雪遊獵

七
九
川
三
卷
六



晉秋胡捐金歐妻

七
九
川
三
卷
六

九
卷
之
六

子胥逃难米建随趕



平王信諛城
伍氏





孫武子為兵伐楚



三公子出兵伐楚





楚霸王奔却入前



吳兵五戰拔荊州

北齊書卷之六

卷之六

七





吳越六文兵



伍子胥和楚班師



呈西施遊入景



孔仲尼周遊列國



子貢說吳救魯

七十一

卷八



楚昭王聘孔子



智伯決水灌晉陽



伍子胥扶目待吳





范蠡扁舟歸五湖



勾踐三戰滅東吳



齊兵艾陵大戰



晉智伯求地謀反



趙魏奪中山



孔子獲麟作春秋



齊田忌大敗接趙

七平介自傳

卷八



龐涓下雲夢山

批前及國志

卷八



孫臏下山服表達



王敦破碑薦孫子

世說新語

卷之八



茶車竊孫子婦芥



孫子被則諫風魔

批評及國傳

卷之十

無益女猷策



孫龐排陣賭齊魏





蘇秦說六国合從

七平列國公傳



商鞅于秦建功

批商列國志

卷之十



張儀計秦說諸侯



六龍會蘇秦掛印



孟嘗君卷士出閔



儀說諸侯事秦



相如完璧歸趙

七
平
列
國
傳

卷
之
十
一

四



樂毅與兵復仇

排
言
及
國
傳

卷
之
十
一

三



范睢脫厠報仇

北平別圖



田单火牛復齐

北平別圖

平原君合從于楚



不幸西遊說秦





秦王與六伐趙

北平列國傳

卷之十二



公子竊符教趙

批評列國傳

卷之十二



楚王合後伐秦



趙王與燕邑

史記列國傳

卷之十一

秦王命蒙驁伐燕



卷后淫寵膠毒



荆軻入秦行刺



李信以象征楚國



世宗列國傳

卷之十三



秦王計併六國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一

雲間陳繼儒重校

姑蘇龔紹山梓行

起自商紂王七年癸丑至戊寅二十六年事實

按先儒史鑑列傳

混沌初判分天地。二儀四象傳生意。聖人中出備
 三才。繼天立極傳萬世。唐虞推讓官天下。後來夏
 后殷周繼。湯德巍巍大聖人。南巢放桀救生民。相
 承六百四十載。二十八代至商辛。商辛因寵蘇妲
 已。炮烙薑盆立慘刑。飛熊賢士歸西伯。武王欲掃

眼處有圈

七平山圖卷之十一

商氛德。當時初舉一戎衣。大會諸侯期八百。發粟散財斬獨夫。諸侯推德為天子。西都岐下國名周。功臣子弟俱分土。成王康王皆稱賢。昭穆傳來數十年。厲王頗亂周綱紀。宣王再整中興天。幽王只為寵褒姒。戲侯舉火顧西土。平王東遷至洛陽。君漸弱。兮臣漸強。諸侯不奉周家貢。各相吞併裂封疆。五霸迭出定乾坤。齊桓居首繼晉文。宋襄秦穆相踵起。楚莊去後亂紛紛。吳越相吞經幾秋。伍員奔報父兄仇。韓趙魏自強。橫起周家不討反。封侯自是諸侯相爭奪。天下紛紛號戰國。鬪智孫龐尚

詐謀掉舌蘇張逞遊說。列國縱橫俱失計。不及西秦有形勢。鯨吞虎噬經數世。英雄去後六王畢。始星兼并周天下。天下茫茫定於一。

蘇妲已驛堂被魅

就是 焉淫 識非

世問 入都 被聽 明悞

話說商紂王各受辛紂乃帝乙之幼子湯王二十八代之孫。都朝歌朝歌即今河南衛輝府國號商帝乙有三子長曰微子啟。次日微子衍。皆是庶出。三日受辛。即正宮所生帝乙常欲立微子啟為太子。群臣皆諫宜立正宮之子。於是立受辛為太子。及帝乙既崩。群臣奉受辛嗣位。是為紂王。紂王為人聰明勇猛。才力過人手

能格禽獸。身能跨駿馬。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常自以天下之人皆出已下。當時天下小鎮諸侯共有八百餘國。四方各設一大鎮。為諸侯之伯。每歲一貢。三年一朝。則各方大鎮率其小國入商。兩班文武。乃有王子比干。微子。微仲。箕子。膠鬲。梅伯。雷。開。商容。及同輩。庶惡來。費仲等。相與輔弼。即位七年。是歲癸丑。諸侯合當大朝。於是東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宗禹。比伯侯崇侯虎。各率本方小國。賫寶入朝。當時紂王頗好聲色。不理國政。及諸侯來朝。紂令四方侯伯合舉美女五十名。選入後宮。灑掃。北伯侯

禍昭

崇侯虎出班奏曰。臣聞冀侯蘇護有女儀容絕世。美世無雙。可充掖庭歌舞。紂王大悅。即降詔。蘇護歸冀。送女入朝。護入朝。謂同寮曰。王上無道。貪淫女色。必有亡國之患。吾女豈作宮庭之妾。而陷喪身之禍乎。遂回冀州。絕貢不朝。不覺一年。各方俱進美女。獨蘇護之女不至。又絕一年之貢。蜚廉奏曰。蘇護故違王旨。不進宮女。又絕朝貢。王如不征。難以控馭列國。紂王然之。遂令蜚廉操練將卒。發駕親征左司空箕子。諫曰。蘇護誠有大罪。不可不討。然調本方侯伯征之。足矣。何必親勞聖駕。紂王然其言。遂詔西伯侯姬昌

北伯侯崇侯虎兩鎮合兵以征蘇護使者至岐州在

西姬昌接詔管待王使謂辭下曰蘇護忤旨失貢天

子詔我合兵征之兵者凶器吾不好用今欲遺書令

其入貢待罪誰愿一往大夫散宜生出班愿往姬昌

即遣宜生往冀州一面又遣使止崇侯虎之兵散宜

生直投冀州蘇護延入府堂聚賓而坐護曰大夫辱

臨敝邑有何教諭宜生曰賢侯累失朝貢天子詔西

伯加兵征伐西伯體好生之德按甲未動先命宜生

督公入朝公能從之入商待罪庶可保全首領否則

二鎮之兵合至則公之妻子亦成齏粉矣蘇護曰王

忠言胡不見用

都是實話

上失道聞吾辱女頗有姿色前歲入朝挾吾進女於

後宮此吾所以惡其失道故絕朝貢今詔西伯征吾

吾寧死於西伯臺下豈可更入無道之朝宜生曰主

上既慕令愛姿色明公即送入宮女受掖庭之寵公

為椒房之貴豈不美哉何必抗拒王制而取大禍護

曰夫婦乃人倫之首商王不選令德而強奪官民之

女棄禮夫道必有亡身喪國之咎吾豈貪富貴而陷

愛女哉宜生曰明公之見差矣普天之下皆是王臣

公當曲從王命親送令愛入朝反凶成吉不可偏執

蘇護俛思良久曰吾本誓不朝商今承西伯明教敢

不奉從。煩托大夫復命。來日吾即親送小女入商待罪。散宜生大喜。相辭而別。蘇護次日收金帛。修謝表。香車一輦。壯士二百名。親送愛女入商。其女名姐。已年方十七。姿色冠世。綉工音樂。無不該備。登車之日。父母弟兄。俱各痛哭。不忍分別。護即麾車馬出城。行不數月。至故恩州館驛安歇。本驛首領稟曰。此驛幽僻。淫邪所聚之地。往來遊宦。被迷者多。賢侯不宜安寢于內。蘇護叱曰。吾送后妃入朝。天子有詔在此。何魅之有。即令姐已寢於正堂。數十婢妾各持短劍。衛榻之左右。燃燭焚香。親封其戶。戶外又令壯士皆持

妖氣
煽入
可危
可危

利器互相替換。巡綽不息。將及半夜。忽有一陣怪風。從戶隙而入。中堂婢妾有不臥者。見一九尾狐狸。金毛粉面。遊近臥榻。其妾揮劍斬之。忽然燈燭俱滅。其妾先被魅死。狐狸盡吸姐已精血。絕其冤鬼。脫其軀殼。而臥於帳中。殆及天明。蘇護啟戶。問夜來動靜。眾妾告曰。一夜寒風滅燭。邪氣襲人。然牕扉戶牖不動。如故。蘇護怪之。令壯士巡搜驛內。前後果見一妾被魅死於後庭青艸池邊。蘇護大驚。遂不少留。即發車馬起程。然不知姐已早被狐狸所魅。車駕行至朝歌。先進表。童延頸待罪於朝外。紂王覽罷表。文宣姐已

入朝見其儀容妖艷花貌絕群不勝懼怵曰此女足贖前罪何必更貢金帛遂赦蘇護歸復原職又遣使賚金帛賞勞姬昌崇侯虎聞知怨恨姬昌專功受賞遂有陷害姬昌之意竟不知後來如何

批 忠偽設心不同

雲中子進斬妖劍

元物紂王即日立妲己為貴妃妲己謝恩侍宴紂王變視其貌卓冠宮庭令其歌操百樂無所不通紂王大喜伐性之斧嬖臣師涓曰大王得此貴妃不啻天仙下降宜在掖庭建受仙宮獨處貴妃以昭隆寵紂王納其言即建

亡國之音受仙宮與妲己朝夕歡歌令師涓作靡靡之樂其音隱北鄙殺伐之意每令師涓歌彈妲己嬌舞紂王即鼓掌大笑曰觀卿等歌舞誠若天仙下降也於是紂王遂荒朝政日與妲己宴遊不息時終南山有煉氣之士號雲中子者一日出遊見冀州之分妖氣洶洶

照魔鏡可照人面不自欺上冲室壁室壁二星名天文即令道童取照魔鏡引之其妖出沒不常乃千載老狐之狀落在商都雲中子觀罷浩然嘆曰吾不掃除此魅則陷生民喪商國遂令道童砍山下枯栢木削成一劍佩入朝歌道童曰吾師欲除邪魅何不帶照魔鏡而用此枯木之劍

善。卽令出木劍焚於宮外。次日太史令杜元銑奏妖氣直貫紫微。乞搜宮禁邪魅。紂王又以此說問於妲己。妲己曰。妾幼頗習星曆。畧達天文。妾觀數夜以來。紫微輝朗。並無妖氣。此太史與方士交結巫言。傾陷社稷。可先斬元銑。禁止妖言。再建高樓於宮中。凡百災祥。妾愿逐一明奏。紂王大悅。令斬杜元銑之首。號令都城再有妖言者。夷三族。却說雲中子未歸。終南山只在都城見。宮中妖氣未除。再欲入朝。及聞斬太史號令都城。仰天嘆曰。不二十年都城卽爲戰場矣。遂書二十四字於西城門外。拂袖而去。

妖氛穢亂宮庭

聖德播揚西土

要知血浸朝歌

戊寅歲中甲子

批 以甲子止此其識也

百姓爭視其句。莫知意味。恐紂聞知。卽塗抹之。時宮

迷樓

中。建樓高十餘丈。號曰摘星樓。朝夕與妲己遊宴其上。

妲己精通書史。廣博百家。紂王見其舉止。遂有廢皇
后。立妲己爲正宮之意。一日詔正宮皇后會宴於受
仙宮。皇后姓姜氏。東侯伯姜桓楚之女性。好雅重不
樂淫亂。見妲己諂媚得寵。本不欲往。然聞詔。只得強
赴。妲己降迎。就宴酒過數巡。紂王令師涓奏靡靡之

音師涓拊節而歌。妲己舉袖而舞。紂王左顧右盼。不勝歡悅。宦官嬪御。皆稱萬歲。獨有姜后俛首不觀。紂王問曰。寡人新製此樂。又得師涓善歌。蘇妃善舞。誠若天仙洞府之寶。爾何不觀。不樂。姜后對曰。妾聞明王所寶者。賢人君子。未聞以淫樂邪色為寶者。若寶淫邪。必有宮闈之患。紂王頗有怒色。曰。何謂淫樂邪色。宮帷之患。姜后曰。太史累奏妖貫紫微。其氣落在深宮。大王全然不省。反聽妲己邪色。信師涓淫樂。斬杜元銑以塞忠諫之口。妾憂社稷傾危。而不暇何暇觀此淫邪乎。紂王默然不語。姜后辭歸本宮。嬖臣費

仲知紂有廢立之意。乘機奏皇后嫉妬蘇妃。妄誹聖樂。大王豈可置而不問。紂王曰。吾欲廢姜后而立蘇氏久矣。止恐群臣諫諍。今其抗拒百端。吾必廢之。次日王與妲己宴於摘星樓。命妲己歌奏新聲。妲己啟奏曰。感大王恩遇。故承旨歌舞。今正宮以小妾為邪淫。諂媚妾再不敢奉詔歌舞矣。紂王曰。卿且勿以此介意。不日吾將冊卿為正宮耳。妲己再拜侍側。少頃姜后復具諫表。直上摘星樓。劾妲己為妖邪。師涓為讒佞。紂王覽罷。擲表於地。唾罵如婦。安敢妄誹吾之左右。喝令斬之。姜后叱退武士。大罵無道昏君。寵嬖

妾而斬正宮焉能以主社稷紂王大怒左手攬衣右手揪髮振其四肢仰投十丈樓下不知性命如何

批但見新人樂那惜舊人悲傷哉

西伯侯入商得雷震

姜后墜於樓下頭破腦裂頃刻而殞時太子商郊姜后之子年方十二聞母后被刑直奔樓下抱屍號哭紂

王撫慰曰爾母嫉妬忤旨故自殞於樓下不必痛哭

以傷情性太子告曰母后未聞失德父王信讒而陷

廢嫡立寵

至死今又不收葬其屍何棄結髮而絕大倫乎紂王聞太子之言亦為動情即收姜氏之屍以厚禮葬之

遂冊蘇氏為正宮群臣廷議紛紛皆諫不可紂王不

從廷議竟立妲己太子慟母死于非命又見立妲己

母計

為正宮晝夜號哭不止費仲奏曰姜后之父姜桓楚

見為東方侯伯鎮大兵雄若聞大王殺皇后立妲己

太子哀思必擁東方甲兵乘機謀反不如詐稱國有

大政宣四侯伯入朝同議桓楚若至即擒斬首以絕

後患有何不可紂王大悅即遣諸使遍宣四方侯伯

却說西伯侯姓姬名昌其先帝嚳之後嚳小名棄事

唐堯善稼穡堯封為農師號曰后稷又數代至公劉

者修后稷之業居于陶今陝西邠州又數代有古公亶甫

者積德行仁。國人多歸之。戎狄攻豳。豳甫去豳。徙於

岐山之下。今鳳翔府山縣豳人扶老携幼。徙居岐下。豳甫

生季歷。季歷生昌。守岐州。紂封昌為西方侯。伯生得

大生自然端正

龍顏虎眉。身長一丈。有四乳。目角豐隆。承祖父遺政。

布德行仁。專恤鰥寡。孤獨。西方小邦。諸侯各各傾心

服德以朝焉。兩班群臣。有太顛。閎夭。散宜生。辛甲。鬻

思良心事

子等。皆賢明君子。以輔相治道。及聞紂王失德。每欲

入朝進諫。而未及。殆。使者賫宣詔來。至。遂問群下曰。

商王此詔。非宣議政。當有異論。吾嘗觀先天之數。吾

有七年之厄。此行倘陷不測。爾等宜布德政。匡復西

土。不必遣人訪我。若待災滿。自當西回。群臣曰。王公

既知此行不吉。辭而勿往。何如。西伯曰。君命所召。焉

敢故拒。即日發駕出岐州群。臣餞送于城外。忽一後

生擁住馬頭。哭諫。吾父不可赴召。百官視之。乃西伯

侯之長公子伯邑考也。西伯撫慰曰。吾兒不必憂慮。

爾弟兄和睦共守國家。不日吾即西歸也。伯邑考曰。

吾父必欲入商。不肖愿從同往。西伯亦不許。且曰。七

年不返。然後汝來相問。於是父子痛哭。百官無不揮

涕。車馬遂出潼關。行至燕山下。西伯止住從者曰。暫

停鑄亭少刻。當有大風雨至。從者告曰。今乃日正中。

大數
有定

點綴
光景
轟雷
轟雷

天雲收四塞。風雨從何而至。西伯曰。吾演先天之數。今日乙巳辰遇。巳卯時。不特有大風雨。抑且當有蓋世英雄。從地而出。從者請問其故。西伯曰。乙乃木也。巳乃風之宮也。卯為雷之宮也。節值春半。雷當發聲。木動風生。雷從地出。是以知之。從者曰。何謂有出蓋世英雄。西伯曰。震為長男。是以知之。言未訖。雲霧四合。暴雨淋漓。平地水滿三尺。忽然燕山西北一聲霹靂。火光散亂。林中有胎兒啼哭。西伯急令巡之。見古墓穴中。雷震棺木。有女屍破胎。墜一嬰孩。呱呱而泣。西伯取而視之。乃男子也。生得丰神聳異。

骨節稀奇。西伯謂從者曰。此子非常下之士。他日必為西方出力。乃詢本處鄉村。令人乳之。行至數里。未得乳婦。忽前有一道士。布袍麻鞋。手揮羽扇。將近車前。長揖曰。侯伯何往。西伯荅曰。吾承王詔。將入朝歌。先生何方人氏。道士曰。小道終南山煉氣之士。號雲中子也。西伯荒忙下車相見。曰。素仰高風。今始得遇。然子欲何往。雲中子曰。小道因觀天象。見妖氣落于商王宮內。吾進木劍。請掃除之。不料商王昏德。及斬太史。以禁方士。所以吾欲遍遊天下。以尋破魅之士。今觀將星落在燕山之西。故徒步以詢所在。早辰霹

震發於本方。此象從雷而出。今詢至此。則又隱而不見。西伯聞其言。有符嬰兒之事。即抱嬰兒度與雲中。子曰。先生所尋將星者。莫非此子乎。雲中子視其丰神骨節。大異曰。賢侯從何而得此子。西伯以雷霆之事相告。雲中子曰。此子非俗。他日長大。必能蕩掃商家氛穢。然民間不能鞠育。小道愿收入本山恩養成。人教其演習兵機。以候扶真主破妖魅。以援陷溺之民。西伯曰。然則可呼何名。以為他年相會之誌。雲中子曰。即從雷震而呼之。有何不可。西伯忻然曰。先生命名最為合義。遂相辭而別。西伯行至數日。車馬遂

見景生情

入朝歌時。姜桓楚鄂宗禹崇侯虎陸續到京。四侯相會。約次日入朝。時京城百姓皆哀姜后。死于非罪。而惡姐已立為正宮。議論紛紛。傳於桓楚耳中。桓楚詢問士夫之中。知姜后被投摘星樓而死。放聲大哭。次日即具表入朝。數紂王斬正宮寵姐已。嬖費仲。荒國政四事。紂王大怒曰。寡人欲除老賊。尚未降詔焉。敢先謗吾過。喝令斬却桓楚。不知性命如何。

批 公論雜述

西伯侯陷囚姜里城

姬昌鄂宗禹及滿朝文武皆諫。桓楚為東方侯伯。縱

後諫
臣者
必七

使有罪不可極刑况其所諫皆是大王何可加以重
罪紂王猶豫不決妲己在簾內恠告紂曰群臣皆桓
楚之黨故妄諫諍交抗王刑大王若不醢桓楚之屍
何以示法紂即令醢桓楚為肉醬貶其子姜文煥以
守潼關以楊越奇為東方侯伯代守青州又下令群
臣再諫者梟首示眾群臣退朝鄂宗禹會集姬昌崇
侯虎曰吾等世食國祿今主上溺于酒色妄廢皇后
而醢大臣豈可懼死而陷君主乎擬定次日三人合
表必冒死諫其黜妲己以理國政雖加斧鉞之誅不
可緘口而止姬昌曰吾觀商德將衰不出二十年後

恐至
德不
忍言

諫
慢

有革命之象公言雖是祇恐主上執迷不悟耳宗禹
曰天命雖有常數然為人臣不可不盡其職吾必冒
死而諫崇侯虎心本懼死畏誅又恨西伯專功受賞
次日先奏紂王曰大王昨醢姜桓楚群臣皆服王刑
獨鄂宗禹與姬昌互相誹謗且姬昌妄稱能演先天
之數言國家不出二十年而喪若不除此二侯終為
大王之患紂王大怒正欲令武士監捉二侯而二侯
合表來諫紂王覽其表曰

具諫表臣鄂宗禹臣姬昌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百
拜上表臣聞聖人御極行正道以防心天子司民

握乾綱而宅志。所以唐堯不下階而治。虞舜惟垂拱而理。未聞有嬖寵奸淫。殄絕夫婦。斬醢大臣。妄斬太史而能平理天下者也。伏自大王御極以來。災星歷變于天下。妖氣屢出乎宮中。正大王憂國愛民之秋。防心宅志之日。是故皇后乃母儀天下。無瑕玷而加極刑。妲己穢污宮室。有妖媚而寵重位。刑不上大夫。則醢姜侯而虧先王之典。官不曠太史。則梟元銑以失司天之監。內聽師涓之樂。聾惑聖聰。外信費仲之言。盲蔽電眼。且臣聞明王不自治。而聽治于民不自德。而信德于天。今大王廢

能事
能品

朝綱變典法。上激天變。下興民怨。社稷危亡。在於旦夕。故臣等不避斧鉞之誅。直進逆耳之言。伏望繼明主之行。恢聖人之德。親君子而遠費仲。黜妲己以贈正宮。廣納忠諫。痛革前非。如此則天變可消。民怨可弭。而社稷穩如太山。國祚安如磐石。臣等不勝戰慄奉表以聞。

紂王覽罷。裂碎表章。大罵匹夫。焉敢妄進謗言。有司推出斬首。監斬押出二人。鄂宗禹當廷大罵昏君。吾死無恨。可惜成湯宗廟。變為坵墟矣。群臣諫曰。姬昌素有德政。以服西方諸侯。大王今宣入朝。一旦殺之。

西土軍民必然生變。萬乞寬恩以赦其死。紂王令斬鄂宗禹。解還姬昌。紂謂昌曰。本欲將爾同斬。姑念爾有德於西民。姑赦歸國。母得曠我朝貢。姬昌再拜出朝。群臣皆退。崇侯虎費仲獨奏曰。姬昌善理伏羲之數。能知未來之事。况其國大兵強。此來不殺而赦其西歸。何異縱虎歸山。放龍入海。若不與兵作亂。臣等其受妄言之罪。王曰。吾已赦矣。焉可反覆。崇侯虎曰。姬昌西歸。城中士夫料必皆行餞送。臣請行餞觀其有怨望之言。則王可乘此殺之。以絕後患。紂王然之。次日西伯發駕西歸。滿朝士夫果設餞于朝天橋。崇

批詞及回傳 卷之一 十五

好調臣忠不
怕死

侯虎亦在群中。酒至數巡。西伯告眾士大夫曰。王上偏信妲己而悞社稷。不出二十年。而其身作煨燼矣。群臣聽罷各皆失色。但唯唯不言。宴罷相辭而別。崇侯虎即以姬昌之言。忙告紂王。紂王大怒。即令雷開率數十刀斧手。追捉姬昌。時姬昌出城三十里。在馬上自思。身有七年之厄。又何安樂而回。正疑思。聞馬後喊殺連天。一彪人馬追至西伯視之。乃殿前都校尉雷開也。知其必然捉已。乃抽馬候問。雷開曰。侯伯且駐行旌。天子有旨。抽回西伯。並無懼色。驅馬轉入朝歌。與雷開見紂。紂王大罵匹夫。吾赦爾回焉。得反

此平山回傳 卷之一 十六



天災
人事
所致

誦吾喪於煨燼。西伯頓首對曰：非臣敢誦，此亦天數已定。紂王曰：寡人之喪，已有定數，爾知已數絕于何地？西伯曰：臣之氣數，過十二年後安牀而死。紂曰：吾為萬乘之君，尚沒煨燼之下，汝又安牀而死，何其誣妄之甚！喝令斬之。大司徒膠鬲奏曰：生死一係于天，西伯雖有輕言之罪，亦不至死。大王焉可斬之？紂曰：姬昌妄言，豈合天數？寡人斬之，亦不為過。膠鬲曰：大王必欲以昌之言為妄，可令其演察目前禍福。驗則赦之，否則臣其伐其死。紂即命姬昌占朝廷。今日主何凶吉？姬昌袖傳一課曰：以臣占之，今日酉時成湯

宗廟當有火災。紂王勿信，囚昌於南牢，以驗凶吉。殆及黃昏，巡城兵馬果奏祖廟發火。紂王盡發衛士以救之，風威火勢互相激烈，軍士不能救護。須臾之間，七廟皆成焦土。紂王默羨姬昌之神，次日欲放西伯歸。費仲又奏曰：西伯精靈終成大患，王不殺亦請囚之。待其臣子其贖，然後赦回庶可服其叛意。紂王納其說，次日降詔囚西伯於羑里城。在相州湯陰縣膠鬲奏曰：紂皆不聽。西伯謝罪，以赴羑里。百姓聞西伯之聖，含冤被貶，爭相遠接。愿上表請赦其罪。西伯止曰：吾罪當誅，賴天子聖明免死，以謫此城羑里，豈敢再贖聖

殷憂

旨。百姓皆拜曰。真聖天子。於是西伯入於城中。仰天自嘆曰。七年之厄。誠有定數。吾豈敢怨君而私民乎。遂杜門不出。取伏羲氏六十四卦。次序而演之。為卦

下之辭。垂世立教。其詞詳見大易宋賢道原劉先生有詩云

七載艱難。羨里城。卦爻一一辨分明。

玄機打透。先天秘。萬古傳名號聖人。

唐人韓退之。作文王拘幽琴操曰。

目窈窕兮。其疑其育。耳蕭蕭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乎。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批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謬士

却說紂王自醢姜桓楚。斬鄂宗禹。又囚西伯侯。留崇

高張

侯。虎在朝議政。滿朝文武盡皆緘口不言。其所言者。獨有崇侯虎。費仲。蜚廉。雷開。惡來。一班佞臣而已。故

紂王畧無忌憚。無所不作。畢竟如何。

正是

紂王每欲建造高臺。廣開花園。又恐群臣諫議。先建

所處

宗廟。復遣蜚廉。費仲。在都城南陽社。園三里之地。築

勞者

臺。高千尺。上造玉門瓊室。盡飾金珠白璧。下建瓊林

絕欲

御庫。收貯貨物。又令在都城建造鉅橋。大倉數千餘

虎之
逢若
甚于
仲督
君之
長

慘
哉

間費仲督併民力府庫財用皆空三年未能成就仲
乃回奏紂王紂王不悅崇侯虎曰以萬乘之尊建一
臺榭何憂不就臣請將外郡糧稅戶役各增一倍都
城百姓則賦役不增但調其用工服役如此財力俱
備不上三年臺榭可成庫藏亦滿紂王大喜即出詔
書重斂勞民費仲蜚廉將畿內之民三丁抽一單丁
獨役富者雖少壯亦賣而不調貧者雖老弱必驅而
用之替換督工晝夜不息民有不勝疲苦勞死于臺
下者縱橫枕籍外即不勝重斂者賣妻鬻子至於逃
亡及至七年始得成功費仲蜚廉請紂王遊玩紂王

自謂
教語
勤破
心肝
詞絕
不情
極若

駕至臺上一見此臺高聳廣濶盡飾琅玕白玉皆絡
翡翠珠璣忻然嘆曰非崇侯虎獻謀費仲蜚廉効力
則寡人又豈有高臺之樂遂名其臺為鹿臺封崇侯
虎為大司徒費仲蜚廉為左右鎮殿大將軍使其重
斂民財以充鹿臺之庫原收粟麥以實鉅橋之倉日
與妲己宴賞其上自謂天下崇臺美室皆不能及然
不知乃焚燎天下之財疲苦萬民之力始能成就怎
生見得後人曾有四六之詞一篇以譏之云
臺高插漢榭聳凌雲九曲闌干飾玉雕金光彩彩
千層樓閣朝星映月影溶溶怪卉奇花香馥四時

不卸珍禽異獸聲揚十里傳聞遊宴者姿情歡樂
供力者勞悴艱辛塗壁脂泥盡是萬民之膏血華
堂彩色皆收百姓之精神綺羅錦席空盡織女機
杼絲竹絃歌變作野夫啼哭真箇以天下奉一人
須始信獨夫殘萬姓

批 我願君王心化此光如燭

正類不容一日紂王與妲己宴於鹿臺調六宮嬪妃赴于臺下
恨滅令其盡去裙襪裸身歌舞互相懽謔紂與妲己望見
撫掌大笑獨有姜后一宮中嬪御七十二人揮涕掩
淚不肯裸衣歌舞紂王召問其故眾宮女但悲而不

類類
在雁
此慘

答妲己曰此姜后之宮女每怨大王殺其主母欲謀
作亂以弑大王妾始不信今違王命誠有此意紂王
大怒喝令斬之妲己奏曰宮女謀亂當要重責以戒
將來王曰斬刑極矣又何更重妲己曰依小妾之見
可在摘星樓前挖地方數百步深高五丈餘令取百
般蛇蝎蜂蠆之類群聚穴中將此宮女投落坑穴與
百虫嘍咬號作蠶盆之刑方可警眾紂王大悅即令
費仲開成蠶盆收聚百虫將此七十二名宮女一齊
投落坑中悲哀號哭不忍見聞紂王大笑曰非皇后
之計則不能滅此叛妾殷郊太子聞知忙入鹿臺進

淫汚之言

諫曰。天子者。民之父母也。刑法者。國之治具也。民不可虐。法不可變。今眾妾無謀逆之罪。而加以極慘之刑。此皆妲己蠱惑聖聰。使天下談父王為無道。請斬妲己以正朝綱。妲己怵奏太子與眾妾同謀。故敢強辭妄毀小妾。紂王喝令。桓死殷郊。王子比干聞知。荒怵入諫曰。太子國之根本。大王何忍加刑。紂王俛思半响。令謫太子。與姜文煥共守潼關。太子悲號。其死。不愿遠出。比干又諫曰。太子乃社稷之主。不可遠謫。邊關紂王大怒。喝令不退。必推出斬首。比干挽殷郊出朝。撫慰之曰。君父之命。不可違忤。吾兒暫出潼關。

正言

百日。父王回意。吾當保奏回朝。太子泣辭比干而出。忽一人叩住馬頭。諫不可位。眾視之。乃大夫梅伯也。太子曰。吾知不可出國。但君命已出。不敢有違。梅伯曰。殿下請回東宮。臣奏主上。倘有疎虞。臣其代死。殷郊不從。驅馬出城。直奔潼關。不在話下。梅伯解下衣冠。延頸入見。紂王曰。皇后無失德而被刑。太子無罪。過而遭謫。大王若不追回。太子復東宮。愿解還官。誥其代其死。時妲己又奏曰。梅伯皆太子之黨。故互為相救。紂曰。當何如。可絕此黨。妲己曰。群臣輕侮朝廷。皆由刑罰輕薄。故也。依妾之見。可鑄銅柱。內煽焰火。

外塗脂膏令犯人梅伯裸衣抱柱則皮肉朽爛筋骨
粉碎如此下方畏懼朝無奸黨矣紂王曰善即立銅
柱塗膏煽火將梅伯解衣抱住梅伯痛哭受刑頃刻
肉焦骨碎化為飛灰

批 慈矣忠良寃矣宗廟及悞殆哉

炮烙當庭標

火威乘勢熨

四肢未抱搏

一膽先權裂

須臾化骨筋

頃刻竭膏血

吾知紂山河

隨此烟燼滅

梅伯既死皆心驚膽裂而紂方大笑曰此刑極美衆
可號何名姐已曰可名為炮烙之刑又曰炮烙不可

目関

紂互

槩用可制銅斗亦加火其中名曰慰斗罪不至死者
令以手持熨斗則手足焦爛方別重輕紂然之即立
銅柱銅斗各數十號置於殿前但有罪者便加此刑
滿朝群臣緘口畏懼姐已見群臣畏刑不諫乃恣意
任為與紂旦夕懽宴不息一日宴於摘星樓又立宮
人裸衣歌舞風動羅裙各相爭戲姐已又告紂曰此
戲不足以盡聖懽可在臺下開二坑穴一則中間壘
糟為丘四圍引酒為池一則懸肉為林令各宮嬪妃
裸衣戲於酒池各相撲打勝者隨浸死池中敗者投
于薑盆內紂王即依其所行令宮女戲撲往來出沒

有止不

死者浮沈不計其數紂與妲己無掌大笑曰此樂沈
稱吾意遂令費仲南距朝歌北抵邯鄲縱橫數千里
內五里建一離宮十里建一別館自與妲己自乘逍
遙車絲竹歌樂擁於前後晝眠夕宴宮中號作長夜
之飲不拘官民纔有諫者不投蠶盆則抱銅柱於是
天下騷然搖動百姓逃亾諸侯亦有叛者後人有八
句云

批 淫縱極矣怨毒甚矣

先王制律為民憂 商紂淫奢禍自求

炮烙刑標屍骨朽 蠶盆法立血膏流

慨感

離宮別館生民孽

舞榭歌臺動寇讐

可惜成湯錦綉業

年來歛手屬西周

西伯侯脫囚歸岐州

却說西伯囚於羗里將近七年群臣在岐州者商議
贖還大夫散宜生曰主公離岐下之時曾言有七年
之厄令群臣子弟不得入朝探訪候在七年災滿然
後方可贖還群臣皆以為然獨伯邑考曰君父久困
於外臣子全無憐念之意忍心害倫大不可也遂携
數從者直出岐州時姬發武王也姬旦周公也向前阻曰
父侯有命不許吾等省問吾兄姑停數月待其災滿

方可迎還伯邑考不從直投朝歌具贖罪之表先見
紂王紂王宣入伯邑考曰臣父總鎮西方西方諸侯
稱爲仁德今違忤天顏囚繫七年臣痛父囚苦愿以
身代紂謂妲己曰此忠孝之士卽令釋西伯之囚妲
己曰吾聞伯邑考善彈琴妾欲聞其雅操大王可令
其試操一曲然後放回紂王然之今取琴與伯邑考
令歌一操伯邑考辭曰臣聞父母有疾不御琴瑟今
父囚七年臣心痛如刀割焉敢彈琴紂曰此皇后愛
汝雅操不必忤旨試操一曲卽赦父西還伯邑考強
推不從只得受琴在膝彈之以求赦父然自思紂王

其言
悲以
切

不皇
知者
彈

無道因在琴中寓音以諫之其辭曰

明君作兮布德行仁未聞忍心兮重斂煩刑炮烙
熾兮勛骨粉蠶益慘兮肺腑傾萬民精血以灌酒
池百姓膏脂以懸肉林機杼空兮鹿臺財滿犁鋤
拆兮鉅橋粟盈我愿明王去讒逐淫振頓綱紀兮
而天下和平

批 怨而不怒聆斯聲也寸腸割切

妲己聞其曲音奏紂王曰伯邑考專刺時政誹謗王
非若不除却此子必助西伯爲亂伯邑考唾面大罵
淫妬賤婦蠱惑我王我死青名不朽但可惜成湯之

此年刊國云

此言天意欲西伯

社稷矣。又以琴擊妲己。妲己越席而避。紂王大怒，喝令斬之。妲己曰：妾聞聖人不食其子。西伯素稱先知，可將伯邑考醢為肉醬，送與西伯。西伯不食，必是先知聖人，斬而勿放。倘其不知而食，則亦常人而已。放其西歸，以免妄殺侯伯之議。紂即醢伯邑考。邑考罵不絕口，頃刻死于亂刀之下。後人有詩哀曰：

孤身西出岐

萬里探親災

未入姜里城

先登紂王臺

辭琴孝志在

擊王怒心摧

可惜青年傑

化為異國灰

紂王便賣肉醬，入於姜里。時西伯囚繫七年，杜門不

出。鎮日獨演伏羲之卦。忽一日有怪鳥鳴于庭前。西

伯即演卦象，便知當損一子。顧謂從者曰：數日以來，

心驚肉戰，吾懼長公子。即伯邑考也。入朝告贖，吾罪必中

妲己之計。從者對答未終，忽報王使至。西伯迎接入

室，使者呈肉醬曰：主上以侯伯無甚大過，拘於僻城

數年，故特賜奇味。不日將復詔西歸。西伯接肉在手，

心知是子之肉，然又知妲己試挾之謀。乃對使者盡

啖其肉，望北謝恩。使者相辭而出，謂其從者曰：世謂

西伯有先知之聖。子肉尚不知而啖之，何足道哉。從

者問其何故，使者曰：此西伯長子伯邑考。因上贖父

好信自是一是傷

諸惡緣翻 之表。彈琴忤旨。蘇皇后命醢為醬。來試西伯而已。從

西伯者歸告西伯。西伯悲號嘔吐。悶倒於地。左右荒忙。救治始得安起。謂從者曰。吾災將滿。况商王見吾食邑考之肉。必有釋囚之意。爾等且宜收拾以伺西歸。又遣使入岐州報知伯邑考之事。使者直奔西岐入見群臣。便將伯邑考之事告知舉朝哀哭。或議出兵攻紂。迎還西伯者。散宜生曰。長公子多因不守父訓。故得大禍。今主公厄數已滿。只宜具表贖還。不可與兵以生他變。群臣曰。然則用何物可贖主罪。宜生曰。吾聞商王荒廢朝綱。惟色是務。可選精麗美人十箇。良

一物 足。西伯

馬十乘。金寶各十車。遣閔天入商。必能贖出君主。姬發然之。即具已進貢物。遣閔天入商。閔天領貢物。直投朝歌館驛。安歇訪得朝中政柄。皆在費仲之手。乃以良馬八疋。金寶二車。美女二名。先見費仲。費仲延入府中。閔天曰。吾主陷囚七年。國中政事盡廢。臣子晝夜悲號。仰望西歸。今以小物敬獻。愿司寇在主上邊讚一美言。則西伯君臣感德。不沒費仲。忻然受其金寶。曰。大夫次日進上貢物。小官力當保奏。閔天相辭出府。次日即上表進貢。紂王覽罷。宣美人上殿。大悅。曰。欲贖姬昌十美人足矣。何必更用他物。遂遣使

何脫
十美

赦出姬昌。妲己諫為不可。費仲進曰。姬昌雖有罪過。然已囚七年。西方百姓無主。若不釋歸。必然生變。紂納費仲之言。赦出西伯。西伯即日受詔出。羑里百姓鼓舞。大悅。相送出城。西伯入朝謝罪。紂王曰。寡人念卿為西方民主。頗聞德政。今赦爾前罪。賜爾白旌黃鉞。得專征伐。火速西歸。治民無得再違。姬昌謝恩。出朝。遂與閔天西歸。後史臣有詩一律。單道周朝之興。在西伯脫厄於羑里之時也。

商德滋昏周德昌

脫囚羑里係與云

神龍獨為祥雲起

靈鳳偏因瑞氣祥

他日飛熊頻入夢

此時文豹早云商

戎衣不舉傳孫子

八百蒼姬作肇光

皇明東屏居士咏史詩云

盛德拘幽國步艱

天心無係獨夫殘

卦辭畢繫閔天入

鐵鉞彤弓一路還

批 孔生入彀與商之地

西伯車馬歸至岐州。群臣聞知。罄國出迎數百里外。滿城百姓牽牛擔酒。鼓舞而迎。曰。今日復見我之父。母矣。西伯入朝。先謁宗廟。再受朝賀。群臣諸子各相問安。已畢。右班一人忿然。奏曰。臣觀商辛失政。殄絕

醒

此平山國志卷之二

二十七

人倫。吾王無辜。而受七年囚繫。今者聖駕全歸。何不
舉西岐之衆。打入朝歌。與民除害。畢竟此人是誰。

西伯侯建臺鑿沼

衆視之。將軍辛甲也。西伯大驚曰。卿何妄發此言。商
王乃君也。孤實臣也。君雖失道。臣子當盡守其職。豈
敢與兵犯上。卿等無得再言伐商。群臣皆曰。謹尊聖
命。於是西伯廣行仁政。厚恤下民。使耕者什一而稅。
任者世食其祿。畫土爲牢。刻木爲吏。不動刑罰。而民
自勸。百姓有男不能婚。女不能嫁者。則出公錢而嫁
娶之。有老而無子。幼而喪父者。皆給錢帛而賑恤之。

於是西方百姓家給人足。歌頌太平。又令辛甲率壯
兵二百名。建高臺於都城。靈臺在陝西鄠縣以觀災祥。辛甲

領命出朝。將要興工。百姓皆曰。父母欲建一臺。何必
役兵勞士哉。乃爭先搬泥運木。服役無休。西伯聞知

乃遣上大夫太顛以酒食親賞百姓。宜誠其誓。停休
息。不須急就。百姓聞詔。愈加用力。此臺不日而成。辛

甲請西伯觀臺。西伯與群臣發駕。至於臺下。登臨玩
畢。慘然不樂。散宜生曰。此臺高大。足可觀望災祥。主

公何爲不樂。西伯曰。吾欲在此臺下。開囿鑿沼。以備
遊覽。今此臺高大。百姓皆爲吾而疲。何樂之有。百姓

此臺高大有百姓皆爲吾而疲何樂之有百姓

在臺下。聞知此語，即便鑿為池沼。西伯下令禁止曰：「吾與土木之工，自有士卒服役爾等，且歸休息，不可再勞。百姓不從，爭先開鑿，至深五尺，忽見枯骨一付。百姓揮拋於沼外，西伯在臺上望見，急問：『是何人骸骨？』軍吏曰：『遠年枯骨，不知何方人氏。』西伯忙令埋之。軍吏曰：『此無主守，何必埋掩？』西伯勃然變色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今此枯骨寡人，卽是其主焉。得棄之，乃脫短衣，命裹其骨，改葬他所。百姓踴躍拜於臺下曰：『吾主恩澤及於枯骨，我等敢不奉役，卽時効力。』不滿三日，沼圍皆成，更收麋鹿鴻。」

骨而
肉之
酪而
潘之

與
煇
烙
焚
炎
者
心
腸
之
樣

鴈魚鱉鳥獸置於沼圍，西伯大宴群臣於臺上。又以金錢散賞百姓，百姓懽喜。而指臺沼曰：『此吾王之靈臺，靈沼也。古人曾有詩云：』

沼鑿深深圍僻開 經營不日萬民來
要知商喪西周振 須察靈臺與鹿臺

批 靈之一字人心即天靈

西伯自葬枯骨，仁政馳于四方。時虞芮二國虞芮二國各卽今山西平陽府府州城東百姓相爭界上之田，積年不決。虞侯乃遺書與芮侯曰：『我等有此疑獄，難以判決，當今西伯乃仁人君子，澤及枯骨，西方鰥寡孤獨，不至失所。若』

此平山國志傳

揭出讓字于虞田之勞便知後來征里本

不朝西伯則不明決敢約大駕相期西入蒞侯得書
忻然便與從者會虞侯入於嶠山至岐州界上見農
夫耕于隴上者相讓而遺其畔畔至也二侯召而問之
農夫曰西伯以仁讓為教化我等焉敢爭畔二侯噴
噴稱羨遂驅車馬沿路遍察但是耕者皆相讓畔行
者皆相讓路及至都城百姓往來者男則行左女則
行右年至五十以上者肩不負重手不提挈二侯訪
問鄉民鄉民曰此西伯之教化也二侯安於公館次
日將見西伯天色未明侍立朝外少頃文武百官雍
雍而至士讓大夫大夫讓卿相推相遜序職而入虞

意見大門

蒞二侯自相告曰我等不能躬率教化使民積年爭
訟誠乃小人不若今西伯之教自朝廷以及山野皆
有君子之風我等既為小人焉可輕踐君子之庭乎
即便抽身東回相辭各歸本國虞侯以所爭之地送
還蒞侯蒞侯不受又送至虞二國相推不已遂讓為
閑田天下聞知咸曰西伯教化使人遷善而不自知
真聖人也相率而朝于岐者四十餘國更有彩鳳鳴
於岐山以昭仁政之瑞後史臣有詩云

教化默融遠國民

風行州動總歸仁

朝鳴彩鳳岐山下

靈瑞須昭大聖人

揚 膺

批 看此處既有景星慶雲虹風雷雨氣象

當時西伯日行仁政民爭歸順紂王日行暴虐民多

背叛時商都城中有民姓姜名尚字子牙者其先祖

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年過七十家道寂寞有

于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經天緯地之才排兵布陣之術但時未遇其守清貧

而不干仕及紂王恣行強暴殘虐生民浩然嘆曰吾

聞君子不處亂世今商王殄絕人倫焉可再居此地

乃挈家屬徙居東海之濱釣魚為生畢竟如何

姜子牙避紂隱磻溪

其妻馬氏見其老而不遇終朝求去姜子牙今七十

以上竟無顯達吾請與子訣別子牙曰吾年八十位

至封侯爾且暫守目下之貧富貴之樂終有在也馬

氏怏怏不悅一日垂釣海濱馬氏饋餉子牙迎而受

餉恭敬如賓子牙乃按竿垂釣坐石磯而啖飯馬氏

私視籃簞並無片鱗及食釣視之則其釣不曲鈞但

直針而已馬氏怒而讓曰吾以子為時未遇其守貧

窮然不知子乃嗤嗤之士何足怪其貧落子牙曰何

謂也馬氏曰絲不投餌鈞不曲鈞其魚從何而得子

將窮困至死又何尚望封侯乎子牙笑曰吾絲不投

餌鈞不曲鈞不釣魚驚獨釣王侯此非婦人之見所

借魚
設談
各得
其報

辭令
紙品

能知也。馬氏曰：雖鈞王侯亦必曲。鈞而得焉，有直鈞而能取者乎？子牙又曰：吾寧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爾暫歸家，再過數年，不遇明王，而取富貴，誓不立于天地間。馬氏不對而歸。子牙終日垂鈞，只見民有携老負幼，擔囊挈餉，紛紛西行，接踵不息。子牙怪而問之。行者曰：商王無道，苦虐生民，我等欲投西岐，以作大平百姓。子牙曰：西岐如何太平？行者曰：西伯侯以仁政施於四方，鰥寡孤獨各得其所，為其民者，老則衣帛食肉，幼則不饑不寒，四民樂業，艸木沾春，所以吾等欲避商而西投也。子牙聞知，浩然嘆曰：西伯既善

這說
白太
板

養老，吾盍西歸矣。遂收綸竿，挈妻孥，奔入岐州。行至潼關下，約有二千餘人，老幼男女悲號，不得進關。子牙問其何故，眾民曰：關主以我等為逃亾之民，故拒而不肯放關。子牙問關主是誰，眾民曰：正主太子殷郊。副王乃國舅姜文煥也。子牙遂撥開眾人，直扣關門。軍吏放入，求見關主。關主問曰：汝何人氏？子牙曰：小人乃商都之民，姜尚也。殷郊曰：求見為何？尚吾聞良禽擇木而棲，良民擇世而處。方聞今商王失德，苦虐生民，民不堪命，故投西伯以求樂。此終年，殷郊太怒，喝令開關，押此一起逃民入商，請罪姜尚。雖被綁

批言及圖志傳 卷之一
顏色不動。但曰：太子請息雷威，乞容具訴。常云：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今商王重斂民財，民間父母凍餓，妻子不能相保，故欲棄暴歸仁，以求自活。太子今以我等爲逃躲之民，解還請罪，我等死不足惜，然民亡財竭，國家豈能獨安？且商王寵妲己，嬖費仲、姜皇后，無罪見投東侯伯，因諫被醢，太子遭廢，國舅被謫，此乃三綱殄絕，倫理乖違。公等名呼君父，實皆仇敵，何自不察，更助無道而殺陷害之民乎？太子默思，不語。姜文煥被子牙說動一遍，放聲痛哭，大罵昏君，實我殺父之仇，如何更爲守關？卽令開關，放此流民。又

論好
說太子曰：殿下有君父之義，不可棄職。吾愿西投，求兵伐商。殷郊曰：我母因妲己而死，梅伯因我而亡，我亦同母舅西投，借兵除此賤婢，以削母恨。子牙止曰：二公皆商家臣子，豈可背叛？况當今未有明王者出，公等必欲報父母之仇，不如暫守潼關，俟待有兵東伐，會兵助陣，生擒妲己，以雪前仇可也。殷郊喜納其言，欲留子牙。子牙辭曰：尚本細民，不足奉承左右。且商王聞知，必以殿下招亡納叛得罪，反重殷郊。然之放子牙下關而去，自是殷郊二人各爲關主，其實不慎檢點。終日專望東伐之兵，以圖報怨而已。却說子

牙行不數日。將至岐州。前見二士。峩冠博帶。狀貌非常。端坐息于道。傍樹下。子牙進前。長揖曰。二公何方人氏。其士曰。吾乃孤竹國今在北京永平府君之二子。伯夷。叔齊也。子牙忙拜于道曰。公子何以至此。伯夷曰。吾之弟兄。因讓國而出。欲投于商。商王失政。故處北海之濱。亡世三丘。今聞西伯發政施仁。尤善養老。所以徒步而來。欲為西方太平義士。子牙嘆曰。得天下者。得其民。吾知商德喪矣。遂相辭而別。夷齊竟隱岐山之西。不在話下。且說子牙入于岐州。遍遊都內山川。無一可棲之所。一日遊于城外。見一樵夫問曰。吾乃

讓字
又露
顏係

遠方細民。漁釣為生。今聞西伯仁政。故挈妻孥來投。路僻人生。不知何處。可以垂釣。敢煩指引。使漁樵皆在春風之下。有何不可。樵者曰。此去西南九十里。有地名曰磻溪。原從渭河而出。此處石壁深遠。林木蒼蒼。兼有石室。清幽波濤洶湧。乃魚鱗所聚之處。子欲釣魚為生。非磻溪不能。以為長久之計。子牙謝曰。子試為我指引。何如。樵者辭曰。吾有老母在堂。採樵為活。不能遠出。今隣友亦是漁者。可令引子而行。子牙曰。感承于厚。意愿乞姓名。以為他日相逢之誌。樵者曰。吾家住岐山之西。姓武名吉是也。子牙辭謝。武吉

遂携妻子與漁者泝渭水而上。次日行至磻溪。果見石室清幽。波濤洶湧。浩然嘆曰。不緣漁父引。豈得見波濤。遂謝漁者。安居石室。

批 磻溪二字便与朝歌字面迥别

子牙代武吉掩灾

却說磻溪。上有大石。子牙終日立于石上。垂竿而釣。不覺三年之間。鬚眉皓白。並無賢士往來。獨有樵牧之夫。相爲隣友。然子牙其守澹苦。以仁義之風。化諸樵牧。磻溪前後村中民戶。皆服其化。亦有清高氣象。獨其妻馬氏。不樂貧困。一日又詰子牙曰。子言年宰

便是活人
賜的心
人的救
手設

八十位已封侯。今者東遷西徙。寂寞如故。富貴不來。年光屢換。如之奈何。子牙慰曰。吾觀西伯有祥雲瑞氣。三年之後。必有明王至此。汝宜暫守清寒。富貴屈指可得矣。馬氏悻悻不樂。一日出釣磻溪。見一樵者扣歌而至。近前視之。乃故人武吉也。姜尚曰。子何至此。吉曰。吾乘閑訪親於前村。因來謁子。尚卽收釣。延入茅蘆。煮魚酌酒。以叙故舊。酒至數巡。姜尚熟視吉之相貌。大驚曰。子何神彩俱散。吉曰。主何凶兆。尚曰。昏黑障天庭。非傷他人。則爲他人所傷。武吉泣曰。吾死不足惜。但有老母無養。子有何術。幸爲我圖之。尚

笑曰。死生禍福皆係於數。固非人力所能遷改。然子倘有事變。卽來礮溪。吾當與子謀議。武吉辭謝而歸。怏怏不樂。其母根問因由。武吉恐唬母氏。竟托他故。一日採樵賣于城中。門吏攔索錢物。武吉曰。西伯之政。關隘城市。但察往來奸細。不收商賈之稅。魚梁水利與民共。而不禁。今吾鬻柴之夫。錢物僅足保身。爾敢背上而欺下乎。門吏太怒。卽欲毆吉。吉拔樵斧便打。措手不及。門吏竟死於樵斧傷下。巡城兵馬綁武吉來見西伯。西伯令其供招。武吉卽具始末。以上西伯曰。噫。此吾教化未孚。以致奸吏欺壓下民。本當赦

且主

此復可物色人主

邑人不誠

爾歸家。爭奈人命爲重。亦不治爾償死。但囚繫三年。以贖死罪。衛士卽押武吉入于土牢。只見門無鎖。錮不設。監司惟有木刻吏人而已。武吉怪問其故。衛士曰。西伯德教。不以縲紲堅獄。以拘罪徒。但有頑民。不尊教化者。止畫土爲牢。刻木爲吏。罪徒雖欲逃。以慕其德義。不敢虛脫。此西伯仁政所致也。武吉淒然下淚曰。西伯仁化若此。吾罪雖死無恨。但有老母在堂。旦夕無人侍養。豈能握度三年。衛士曰。淚旣有老母。又無弟兄。吾旣代爾奏聞。使伊免罪歸養。武吉拜謝不已。衛士卽以武吉之事。奏於西伯。西伯曰。吾以仁

孝治民。豈可囚人之子。而絕其母乎。遂令取出武吉。令其歸家安奉老母。然後赴獄。且誠吉曰。旬日不至。必發兵捉到。決治死罪不赦。武吉叩頭謝罪。怵拋歸家。時母聞吉被囚。憂惶號哭。見吉歸家。且驚且喜曰。吾兒焉得逃回。武吉具西伯德政以告。母曰。上既如此。不可違刑。汝宜速赴囚繫。武吉泣曰。吾赴囚後。母之甘旨。無人奉養。母曰。不必慮。吾織紉足延歲月矣。武吉不從。自思姜尚言語。卽日投入磻溪。來見姜尚。求其保身之策。尚曰。吾曾言死生凶吉。固非人力能保。然吾有一小術。荷予厚愛。不可不施。卽在石室。布

一掩星局。縛一草人。置于局中。燃燈一盞于脚下。尚卽在石室。足密演神呪。口含清水噴滅其燈。左手望西伯一招。牽起黑雲。掩却武吉之辰。投草人於渭水。乃告吉曰。汝暫隱于家。七日不出。西伯再不拘于矣。武吉辭謝歸家。七日不出。待過旬餘。西伯疑吉不至。群臣皆曰。此乃頑民。重違犯罪。可令衛士捕獲斬之。以禁克頑。西伯曰。吾演先天之數。武吉投河而死。其象已沒。何必搜尋。君臣正議之間。有商都一萬三千流民。投告西伯曰。崇侯虎日與妲己蠱惑商王。剝削生民。使民凍餒。我等皆無天日。故投賢伯臺下。愿乞

排別
有次
序

處置西伯慘然不樂。閔天奏曰：主公廣行仁政，四海
黎庶皆是赤子。今關南堯山之下，卽在陝西浦城縣其地廣
濶肥饒，人煙稀少，可遷一起流民於堯山，因其家口
派與田地，使其耕布就食。庶可爲民父母。西伯嘉納
其言，卽准施行。閔天又曰：商王失德，皆崇侯虎所致。
吾主宜發精兵，共討崇邑，與民除去此害。有何不可。
西伯然之，遂令閔天、辛甲、太顛各引精兵五千，分道
而進。自督大兵五萬繼後。卽日便出岐州，行不數日，
三道之兵會於石樓山。札下營寨。打戰書入崇。時崇
侯虎在朝，其子崇應彪守國，得西伯戰書，卽調部將

敘事
能事

孫鍾、姜皓各引五千精兵，出拒西伯。二將領軍至石
樓山，對營下寨。次日兩陣對圍，西兵門旗開處，擁出
太將人雄馬壯，盔甲鮮明，高叫：候國之賊，何不出馬
受戮。崇兵視之，乃征東將軍辛甲也。孫鍾拍馬殺出，
更不打話，直取辛甲。二馬戰上十合，不分勝敗。太顛
架滿弓箭，望孫鍾左膊端射一箭。孫鍾落馬，辛甲輪
刀斬於地下。姜皓見孫鍾被斬，拔寨殺出。辛甲奮力
迎敵，戰不數合。西陣鼓角齊鳴，左閔天，右太顛，雙爲
夾攻。姜皓力不能支，望本陣逃回。西兵乘勢攻寨。姜
皓卽引敗兵，尋夜密走入城。西兵長驅入崇，卽將崇

城重圍三匝。朝夕攻打。姜皓引敗兵入見應彪。應彪遂差使入商見父。自督將士巡守城池。西兵朝夕攻城。困至三旬。城中矢石將盡。糧米頗空。百姓有餓死者。應彪即斬為兩截。丟下城外。以警西兵。西伯觀見。急傳令曰。此吾德政未孚。所以不能攻崇。豈可強張兵勢。以陷良民。即日發調。各募班師。諸將皆曰。崇城破在目下。主公又何班師。以廢前功。西伯曰。縱使吾得崇城。亦不忍見生民被害。理合退修德政。待其改過。來降可也。諸將不肯解圍。西伯下令。有不退者。斬首示眾。三軍只得振旅西還。且看後來如何。

批以德以仁化民為古人心

西伯侯初聘姜尚

西伯既歸岐州。是夜西伯夢有一熊自東南飛入殿。陛頃刻侍立座側。群臣各各拜伏。忽然驚覺。乃是一鷹揚先兆夢。次日以夢訪問群臣。群臣皆莫能辨。獨散宜生賀曰。主公當得賢相。西伯曰。何以知之。散宜生曰。熊木良獸。又生飛翼。其賢可知。侍立座側。百官拜伏。此必為群臣之表。相君左右者也。自東南飛入殿陛。賢人當出東南。主公宜獵本方。以求賢者。西伯曰。夢寐之事。何足深信。散宜生曰。昔者商高宗夢天神賜其良

弼乃画賢人之相。遣使遍求天下。果得傳說于版築之間。高宗命說為相。君臣既合。政事修舉。而能中興商室。主公豈可輕夢寐。而棄大賢哉。西伯曰。善乃卜之。因而喜曰。今日出獵。所獲非龍。非彪。非羆。非虎。其所得者。乃霸王之輔。於是命五百衛士。引九龍車。與數文武。即日出獵。東南駕至洛谷溪邊。有三五漁者。或釣。或網。休息於磐石之上。彈竿擊石。相與賡歌。其歌曰。

憶昔成湯掃桀時
堂堂正大應天人

十一征兮自葛始
義旗一舉全無敵

高曠
弘遠

經今六百有餘年
懸肉為林。酒作池。
內荒於色。外荒禽。
我曹本是滄浪客。
日逐洪波歌浩浩。
孤釣不如天地寬。
歌罷拍手大笑。忽見一簇車馬。循岸而至。漁家挈竿而起。辛甲聞其歌聲出俗。問其何人。漁者曰。我等海濱釣夫。將軍何來。辛甲曰。西伯侯出獵。爾等何不迴避。衆漁者棄竿拋罟。投拜西伯。駕下曰。俗民不識父

祝網恩波將竭息
鹿臺積血高千丈

嘈嘈四海沸呻吟

洗耳不聞公國音

夜觀星斗垂孤釣

白頭俯仰乾坤老

要排
世法
超脫
妙味

母萬乞赦罪。西伯問曰爾等既是釣夫何是歌韻超俗。漁者頓首曰非俗民能歌此韻。前去渭濱之西有白髮釣翁自言遺世之士。遁隱磻溪數年。常作此歌以教臣等也。西伯顧謂群臣曰賢者固在是矣。群臣曰主公何知。西伯曰古云。里有君子而鄙俗化。今渭水漁家皆有清高氣味。非有賢者所在而何。車馬遂望磻溪而進。行至數里。又有一起耕牧之夫。荷鋤橫笛互相歌曰。

鳳非之。兮麟非無
龍興雲出虎生風

但。嗟。世。治。有。隆。污
世人慢惜秦賢路

歌聲
有情

君不見兮莘野夫
不遇成湯三使聘
又不見兮傅岩子
當年不入高宗夢
古來賢達辱而榮
且橫牧笛歌清晝
王侯富貴斜暉下
西伯在車上聞之。撫膺嘆賞謂從者曰。其中必有賢士。急宜訪問。辛甲復將一起耕牧之夫。擁至西伯駕下。西伯荒怵下車曰。賢明君子。愿與相見。俗眼不能

心樂堯舜與犁鋤
竟抱經綸臥空谷

蕭蕭簑笠共寒楚
霖雨終身藏版築
豈特吾人不遇春
慢叱犁牛耕白雲
仰天一笑皆春風

深辨。一起細民驚而頓首曰。臣等乃僻谷耕牧野人。非是賢明之士。西伯曰。又何歌韻清絕。皆有賢明氣象。細民曰。非臣等有此清歌。前去渭水溪頭有一漁翁。制此以教臣等也。西伯曰。其人安在。細民曰。其翁絲不設餌。釣不曲鈎。自言不釣魚。驚只釣王侯。鎮日垂竿磻溪岸口。大王欲訪高賢。直至上流可見。西伯登車。又行數里。將近磻溪。不見釣叟。遂乃停驂浩嘆。徘徊不已。少頃。碧岩背後。轉出一樵夫。扣柯而下山曰。

春水悠悠春草奇

金魚未遇隱磻溪

世人不識高賢志

看作溪傍老釣磯

批來手握絲綸胸臆呈斗

西伯視之。乃昔日逃囚武吉也。左右擁至駕前。西伯責曰。吾以爾爲投河而死。焉敢罔上逃刑。武吉頓首曰。非臣敢罔上逃刑。此間有一漁翁。善理陰陽。頗知兵畧。與臣結漁樵之交。代臣掩災。故臣得至今日。乞望赦罪。西伯驚曰。其人安在。武吉曰。見隱磻溪石室。小臣昨來訪謁。因宿一宵。大王欲見小臣。愿引駕西伯大喜。遂赦吉罪。令其引駕。直至磻溪。却說姜尚。三日前。仰西伯一道祥雲。漸逼渭西。因知有賢主。至

藝真
妙

北平山圖

卷一

四十一

此特按釣竿於垂楊岸口。遂隱而不望。出及武吉引西伯駕至。不見子牙。直到石室。果見林木蒼蒼。清幽雅澹。石泉交接。雲樹相映。須臾有一小童相迎。西伯與數從臣同步入於草廳。問小童曰。王翁安在。小童曰。今早有數雲樵之士相邀入山採藥。要在三日後方返。西伯喟然嘆曰。訪賢不遇。是何孤之不幸也。乃取紙筆書二十八字。置於琴案曰。

宰割山河布遠猷

大賢抱負可充謀

此來不見垂竿老

天下人愁幾日休

書罷散宜生告曰。昔者湯聘伊尹於莘野。幣聘三至。

而後起。欲見賢者。非志誠不能得遇。主公暫退。與文武沐浴齋戒三宿。再至方得遇此高賢。西伯曰。善。遂出艸廳。登車而歸。至綠楊岸口。見其釣竿徘徊不進。又令取筆書四句。命使者送於石室曰。

求賢遠出到溪頭。

不見賢人只見鈎。

一竹青絲垂綠柳。

滿江紅日水空流。

批 訪賢不遇寔轉多情

使者領帖。回投石室。西伯車馬至岐州。戒令滿朝文武各要齋戒沐浴三日。再至磻溪。辛甲獨進曰。主公以千乘之尊。權轄西伯總鎮。各望著於天下。天下之

^{有步}民三分而有其二。今欲見一釣叟發數壯士。即能捕到。不然遺書一封。彼必引領赴闕。何必齋戒沐浴。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乎。西伯笑曰。卿何言乎。古人入君子之卿在車。必式敬賢之禮。豈敢忽怠。於是辛甲亦退齋戒沐浴三日。以備調遣。

西伯侯再聘子牙

紂王十五年歲次辛酉。秋九月。西伯再訪子牙。乃徹去戈矛劍戟。獨帶兩班文武將出岐州。散宜生奏曰。宜封武吉為引駕將軍。以彰求賢之篤。西伯然之。遂宣武吉拜為引駕將軍。令保安車滿輪。先投渭水。武

^{想像}他然

^委絕

吉謝恩而出。大駕徐徐而進。時子牙疑西伯因獵而至。非有求賢誠心。故隱不出。及見西伯遺下之帖。信其誠心。志篤自思。三日之後。必然再至。乃復出釣磻溪。果見一簇車馬從北而至。子牙端坐釣磯。扶竿不動。西伯駕至溪頭。令武吉先探在否。武吉見子牙獨釣溪傍。回告西伯。西伯下車。與群臣徒步行至溪邊。見其人童顏鶴髮。貌偉非常。即欲遙瞻。下拜。子牙垂竿不顧。乃擊石歌曰。

西風起兮白雲飛

歲已暮兮將焉為

西伯端恭立于石側。待其歌聲已畢。與群臣一齊降

拜。子牙見其恪恭之誠，荒忙投竿而扶。西伯曰：孤乃西方侯伯，姬昌是也。當今商王失政，天下萬民溺于水火，孤不度德，欲極民庶，爭奈智窮仁薄，不足以副民望。今聞先生道高德重，敢屈歸朝，輔孤不逮，實為天下枯槁之幸。子牙對曰：臣乃海濱細民，素無深謀遠畧，然承侯伯賜問，不敢不盡其愚。當今海內之地，三分，侯伯獨有其二，其為侯伯獻策者，皆曰：可舉東征之兵，而取商家天下。依臣之見，商不可伐，其道有二。西伯曰：愿聞明教。子牙曰：商王失德，殄絕彝倫，人神共怒，四海共知，然侯伯乃祖乃父，皆北面而為商。

正論

家之臣，不可行下弑上之兵，此以道論。一不可也。臣嘗上考天文，下驗人事，商家天命未改，成湯恩澤未竭。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一班賢臣，相與輔弼，兵甲百萬，武夫千群，此以勢論。二不可也。侯伯只宜盡守臣節，增修德政，撫字枯民。若夫商穢不悛，民陷既極，一舉吊民伐罪之師，以振順天應人之旅，此時民心離叛，則商都不攻而破矣。西伯曰：善。謹奉教，愿乞先生名姓，以慰懸仰。子牙曰：臣之祖貫本在商都，姓姜，名尚，字子牙，號飛熊。因避商亂，徙居東海之濱。久聞侯伯善養貧老，復遷于此。西伯大喜，顧

處身

句法
疑

謂群臣曰。飛熊入夢。信不誣矣。昔吾先祖太公嘗言
數十年後。當有聖人至此。以與吾國。然則吾之太公。
久望子矣。遂拜子牙為太公望。因勸登車而歸。子牙
苦辭。西伯不從。並收其家屬。載於後車而歸。時子牙
年已八十二矣。

唐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岸艸青青渭水流

當年未入飛熊夢

皇明東屏先生咏史詩云

清渭蕭蕭白髮翁

波光明月漾微風

子牙曾此獨垂鈎

幾向斜陽嘆白頭

慨感

天得璜收歛絲綸晚

曾未思君到熱中

又史臣咏一律云

渭水溪頭一釣竿

胸藏星斗冲天焰

養老來歸西伯下

自從夢入飛熊後

後子牙果能成周唐梁肅先生有一律云。

一顧成周力有餘

中原莫道無麟鳳

世傳子牙釣于磻溪邊之石。有腳跡尚在。宋賢東坡

有全
羞

佛仙

蘇先生曾題其石云。

聞道磻溪石。猶存渭水頭。蒼蒼雖有跡。

大鈞本無鈞。

又有一律獨題磻溪云。

夜入磻溪如入峽。照人炬火落驚猿。

山頭孤月耿猶在。石上寒波曉更喧。

唐人梁肅先生有磻溪銘云。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

惟殷道絕。粵有尚父。爰宅于幽。盤桓草莽。

天地闔闢。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

遇主水濱。謨泰八絃。牧野桓桓。一麾而平。

維彼日月。得天而光。維彼聖賢。得時而彰。

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

大道無休。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磻溪。

古今茫茫。

一語
便見
力量

西伯引子牙歸朝。群臣進賀。西伯大悅。拜子牙爲鎮國大軍師。總領內政。子牙辭曰。臣獻治國三策。王能受納。則臣敢任此職。不納。臣不敢受也。西伯曰。愿聞其教。子牙曰。治國之要。一敬天。二愛民。三親賢而已。西伯曰。然則爲天下爲何。對曰。王者之國。富民霸者。

之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無道之。國富。倉廩是謂。上溢而下漏。爲國大憂。不可不知。西伯曰。善。子牙曰。宿善不祥。宜行仁政之實。西伯卽日發倉廩之粟。以賑鰥寡孤獨。大排筵席。以宴群臣。卽以大政。一與子牙評議。行得一年之間。西方大治。時崇侯虎倚紂王寵愛之勢。不敬父兄。苦虐百姓。百姓投告于西伯。西伯曰。崇可伐矣。遂調辛甲爲先鋒。親出征崇。子牙請曰。臣自出磻溪。未建尺寸之功。愿領精兵收崇回報。西伯大悅。卽許子牙運籌。自督大兵出城。不知勝負如何。

批 爲國裕民經濟語

子牙收服崇侯虎

時子牙不數日。復屯石樓山下。子牙下令。戒諸將卒。母得妄進。先揭榜文於崇侯城外。數崇侯之罪曰。

崇侯虎。蠱惑商王。陷害百姓。蔑侮父兄。不敬長上。決獄不平。百姓力盡。不得衣食。此所謂爲臣不忠。爲子不孝。不可爲民父母。今西伯侯親率大兵五萬。前來與民除害。曾誡三軍。入城之日。母得殺人。母壞房屋。母伐樹木。母傷六畜。有犯一件。斬首不赦。爾等崇民。急早出降。免遭途炭。榜文至。示軍民。

此不雅
像箇榜文

知悉

百姓見榜。自相告曰。此吾之父母也。相率開城投降。二日之間。崇城百姓三分而降者去二。崇侯虎聞知大怒。急令姜皓應彪截住四門。出城者亂斬。城中百姓悲啼鼎沸。爭攻軍吏。突闕而出。姜皓應彪不能禁止。及被百姓所傷。逃入見崇侯虎。侯虎荒忙披掛。率將士殺出。西兵列開陣勢。以便廝殺。崇侯虎大罵。姬昌逆賊。我等皆爲商家諸侯。焉得與兵犯界。辛甲聞知。更不打話。拍馬直取侯虎。二人戰至二十餘合。子牙麾太顛姬旦雙馬夾攻侯虎。措手不及。被辛甲活

執狀

捉而歸。崇應彪見父被捉。拍馬殺出。辛甲按住剛刀。架滿弓弦。望應彪直射一箭。應彪落馬。太顛網縛而歸。大兵掩殺一陣。子牙忙令班師。遂請西伯之駕。直崇城。左右請斬崇氏父子。滅其社稷。子牙曰。不可。崇侯虎作亂。此來正欲與除暴也。焉可覆其社稷。西伯然之。令斬崇侯虎。懸於城下。釋崇應彪入之。綁立其爲後。召集崇之群臣。安着百姓。卽令大軍班師。崇應彪叩頭謝罪。率百官出送。西伯曰。不勞遠送。但宜率德改行。愛恤下民。毋效爾父。應彪受命。車馬卽日西歸。此子牙一榜收崇侯爲初出磻溪第一之功也。後

仁者
之師

人有詩一絕云。

渭水溪頭一釣翁。

止憑片榜收崇邑。

謨謀西伯扇仁風。能顯先生第一功。

大駕歸至岐州議功論賞大宴群臣。過數月。西伯有疾。宣太公望托孤。又謂世子姬發曰。商雖無道。吾之家世稱臣。必當盡守其職。且事太公望。當如事父。睦愛弟兄。憫恤百姓。吾死亦不為恨。又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處也。姬發再拜受命。是夕西伯遂崩。年九十七歲。後謚為周文王。時商紂王二十年也。史臣讚曰。

彼美文王德

巍然甲眾侯

際遇昏君時

小心翼翼求

商都三道諫

羗里七年囚

卦發先天秘

易傳後世周

飛熊勞入夢

丹鳳出鳴州

仁風光后稷

德業繼公劉

終守人臣節

不逞伐商謀

萬古岐山下

猶傳西伯侯

又史臣評曰

文王生無道之世。大修仁政。天下三分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此之謂也。程子又曰。文王

北平

德似堯舜是也

太公望率群臣奉姬發嗣西伯之位後謚為武王葬

父既畢尊太公望為師尚父音甫其餘百官各加一級

君臣協心繼志述事盡遵先王之政四方諸侯皆行

朝貢當時紂王不理朝政與妲己朝夜遊宴妲己乃

狐狸之怪每譖紂王殺無罪之人彼則夜吸其膏血

其貌愈妍一日宴於摘星樓上時當隆冬遙見河邊

有數人將渡二三老者揭衣涉河中有後生者逡巡

不敢下岸紂問妲己曰河水雖寒老者尚敢涉而幼

者猶自怯冷此為何也妲己對曰妾聞人生一身得

且問
過來

父精母血方得成胎然陰陽道合要在父壯母盛故

生子氣脉充豐髓滿其脛雖至年老耐寒傲冷若然

陰陽交媾父老母衰故生子氣脉衰微髓不滿脛畧

至中年必先怯冷怕寒也紂王豈其然乎妲己曰大

王不信即將此一起渡河者斬脛視之便知端的紂

王然之即令蜚廉活提五人至于樓下一人一斧斬

去兩脛果然老者髓滿少者骨空紂王撫掌大笑曰

卿真神人也妲己曰妾不特能辨老幼陰陽雖孕婦

腹內陰陽妾亦能辨紂曰何以知之妲己曰此亦不

外父母之精血而已夫陰陽交媾之時父精先至母

獸心
忒狠

血後臨。是爲陰包陽。故其胎爲男。若待母血先至。父精後臨。是陽包陰。故其胎爲女。是以知之。紂王不信。妲己曰。大王不信。妾言可。搜城中。孕婦與大王。驗之。紂卽令費仲。捉得數十孕婦於樓下。妲己逐一指曰。其婦生男。其婦生女。紂令剖孕婦而視之。果皆驗。應。紂王大喜。愈寵妲己。自是恣意任爲。無所忌憚。或斬人脛。或剖孕婦。妲己日伴遊賞。夜則露其本相。吸此。斬剖之血。以益花貌。一日紂宴群宴於瓊林苑。忽見一狐。隱於牡丹叢下。紂王急令飛廉射之。飛廉曰。但放金籠鵙鳥。足可逐之。紂卽令開籠放鵙。狐被爪破。

粧點
得像

面遂遁。匿沉香架後。不見踪跡。令武士掘而搜之。但是一大土穴。堆積骨骸。狐則不見矣。紂亦不寃。是事群臣宴罷。各歸本府。不知後事如何。

武王與子牙議伐商辛

却說紂王入宮。見妲己兩腮俱破。以花葉貼之。乃問其故。妲己笑曰。適早被白鶯兒。抓破耳。紂亦信之。然不知在牡丹下。爲鵙鳥所搏也。自是妲己之形。夜夜出入宮庭。宦官嬪御。多有看見。城中謠攘。司空商容。聞知。一日乃進一本。單說雲中子與杜元銑除妖之事。疑惑可信。今城中百姓皆知王宮有妖。大王不信。

反斬無辜之脛剖孕婦之胎以耗國家元氣以召災變臣實重爲國家憂懼紂王默思不語妲己忙奏曰自有摘星樓以來妾觀天象並無災異萬乘之主殺數小民豈爲累德此亦群臣互生異議紂卽怒曰吾斬元銑有禁在前爾等又何忤旨本欲梟汝老匹夫姑念爲先朝之臣何不速退商容卽解下官誥謝罪出爲庶人百官無一敢保妲己專寵紂王惟言是從順之者生逆之者死百姓入周者紛紛不息武王升殿聞知紂暴滋甚問於群臣曰先君羸里之囚吾兄肉醬之慘此仇未嘗少置然先君之命不敢違忽今

眼點

聞商王剖胎斬脛民陷旣極欲舉帛民之師東伐商辛公等之議若何太公望奏曰臣曾對先君有言不可行下弑上之兵然商德滋昏生民陷極若舉兵東伐乃代天救民何所不可况先君臨崩曾囑主公謂時至勿疑今商命當改民心西歸正其時也東征之舉不可遲疑武王大悅卽令子牙點集諸軍操兵講武以備東征子牙並不謝恩散宜生曰古者明王命將出師必須築壇拜將親爲奉轂推輪如此將得其用所向皆捷臣等請訪古制拜將行師名正言順武王曰善遂令姬奭音失辛甲率壯士五百築將壇於城

新旗鼓

南高五丈按金木水火土之數歷三層備天地之宜
 宜建龍鳳日月之旗畫九宮八卦之列又將二萬五
 千壯兵分爲五隊各服五色衣袍各執五色旗幟辨
 按五星又令二十八將分作四隊環遶壇下以按二
 十八宿燈燭熒熒奇香馥馥布擺整齊武王駕龍車
 與群臣來至南郊戒令百官各循規矩勿得喧譁武
 王端恭立於壇下散宜生執笏進曰主公先登禱于
 天帝然後拜將武王歷階而上禱罷天地散宜生又
 請師尚父登壇子牙摠衣而上立於北面武王請升
 將座子牙三辭而後就位武王親捧金印降拜曰商

辭令

統矣休

辛失德四海愁怨今發兵順天應人弔民伐罪爭奈
 智微畧短莫知兵道萬乞師尚父爲發謀之子牙接
 却金印曰天命靡常惟德是歸惟愿愛民敬事其運
 籌料敵尚之職也於是子牙降座請武王升南面之
 位行君臣之禮拜謝恩群臣在壇下者各相告曰今
 日得見先王拜將之制也武王下壇命駕而歸散宜
 生曰拜將之禮雖行推轂之禮未行望主公宜盡誠
 心勿慕虛名於是武王請子牙中軍之車雙膝跪下
 爲捧車之轂推車之輪命辛甲爲引車駕先行自與
 群臣於後揚揚歸朝滿城百姓咸皆稱羨武王升殿

封子牙爲東征大軍師兼督內外諸軍事賜金牌一面寶劍一口自大夫以下斬砍自由子牙謝恩武王曰克高之兵尚父當用幾何子牙對曰東征之兵止用三萬六千五百人破商必矣武王曰商雖無道其兵不下百萬戰將尚滿千員今尚父以三萬六千之兵何能克敵子牙對曰臣聞用兵之道不在衆多而在仁智今商辛無道殘虐其下雖有雄兵百萬諒其必不盡力主公以堂堂義兵名正言順以一當百勇氣十倍况臣用三萬六千五百之名者法週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自有克敵之術武王曰善卽詔子牙

次日操軍練壯卒以備東出次日子牙升帳召集棟辛甲尹逸祁宏太顛閔天一班武將戒令各率本部出於教場操演韜畧定先鋒然後調遣諸將得令各率本部至教場中分散屯立第一隊殿前車騎將軍姓尹名逸字存道青袍鐵鎧方天畫戟領兵七千三百各服青衣執青旗屯於東方第二隊引車左將軍姓辛名甲字繼先紅袍銅鎧耿日剛刀領兵七千三百各服紅衣執紅旗屯於南方第三隊耀威大將軍姓祁名宏字子開白袍銀鎧丈八蛇矛領兵七千三百各服白衣執白旗屯於西方第四隊鎮西大將軍

春青
夏赤
秋白
冬黑
中央
黃
列
然

好手度

姓閔名天字英美皂袍鐵甲九節神鞭領兵七千三百各服皂衣執皂旗屯於北方第五隊鎮國大將軍姓太名顛字守正金甲黃袍開山鉞斧領兵七千三百各服黃衣執黃旗屯於中央子牙綸巾羽扇升坐中車諸將叅見已畢子牙令秤定鐵甲一付重計八十斤剛刀一柄重計一百二十斤高馬一疋有能披鐵甲舞剛刀而飛上高馬者使掛先鋒之印諸將唯唯列屯五方軍吏擊鼓三通紅旗隊下搶出一員將官眉青目秀齒白唇紅衆視之乃文王之子武王幼弟姬叔度也叔度走向場中披鐵甲持剛刀拍鞍上

頓挫

軍幼室

馬左顧右盼鼓角齊鳴衆軍喝采子牙大悅即令公子叔度下馬掛印叔度正欲掛忽皂旗隊下突出大將豹頭狐日虎背雄腰大叫公子留印待我來掛衆人視之乃殿前都校尉覆姓南宮名括也叔度解甲釋刀南宮括即披甲橫刀揚聲於場內曰大丈夫支二百斤鐵從容上馬者何足道哉乃離馬三百步踴躍數次飛身上馬衆皆喝采稱羨南宮括翻身下馬欲奪叔度之印青旗隊下閃出一員大將狀貌魁梧聲音响亮高叫二公且勿相爭此印須待我掛衆視之乃車騎將軍辛甲也南宮括卸甲放刀辛甲本身

叙事神品

之鎧重有五十餘斤更不卸下重披鐵甲輪動剛刀
 踴身跳跨馬上左馳右突舞動如飛在教場內週圍
 遊遍一遭眾皆曰此印非辛甲他人不能掛也子牙
 卽以辛甲爲先鋒南官括爲副將令叔度祁宏爲左
 右翼閔天尹逸爲保駕次日上表請武王發駕親征
 武王留二弟姬旦姬奭與群臣守國卽日大兵出城
 旗旛掩日刀戟橫出浩浩蕩蕩詐稱五十萬殺奔朝
 歌行至三日忽有一陣狂風從子牙馬前飛塵捲霧
 而起子牙袖占一課今日當有破商大將冠出從西
 北而至眾皆不信行近潼關西北角上有一將年約

熱鬧好看

關目

十五六歲身長九尺膊潤一圍肩拖大斧高叫西兵
 且往等我來軍師辛甲懼爲奸細射住陣脚問是何
 人其將曰吾乃西伯侯所收之子雷震也辛甲莫見
 知其故引見姜尚尚亦不知其故奏知武王武王曰
 吾聞昔者先君入商之時因避雨於燕山忽然雷破
 棺中女胎得一男子因名雷震莫非此子乎卽召問
 之果是雷震也武王曰汝在何處今日至此震曰臣
 自蒙先君恩救當時有雲中子先生收臣養于終南
 山一十五年終日教臣演習武藝日前吾師曰觀天
 象言商命尚改諒主公必然起兵東伐故命臣下山

有晴節有應

助陣臣愿乞一先鋒印掛力破無道武王對顧子牙
曰此子先君所收亦吾弟也可改爲先鋒印乎子牙
曰軍冊已定不可輕改但立爲保駕大將軍建功若
多然後改職武王然之遂封雷震爲保駕大將軍兵
進屯於關下先鋒辛甲回稟潼關不開何計進兵子
牙曰關主與吾曾有舊約兵至東伐彼要相助汝且
按甲勿動待我修書招其來降如不納降然後進兵
辛甲乃退下寨不知後事如何

批 轉招處字

子牙檄降殷郊助敵

當時子牙卽修書遣使上關來見殷郊郊與姜文煥
朝夕操兵講武專候合同東伐有哨馬來報西伯武
續父之職爲西方兵至未知真實所以未敢放關及
侯伯故亦曰西伯得子牙之書折而讀曰

尚自違殿下直到岐州感西伯恩遇位絕群寮今
聞商德滋昏生民陷溺惟我主侯上敬天時下恤
民苦築壇拜尚爲軍師大發精兵前欲東伐前承
合兵助陣之言敬有此告倘殿下憤雪重仇深憂
民溺望乞到關會議共舉征旗只此直明引領而
殷郊覽罷大驚曰姜尚一貴於此耶卽日同姜文煥

收拾本關軍冊糧簿直詣子牙子牙延入中軍各叙
欵曲卽引見武王武王受其軍冊卽封殷郊爲東征
大將軍姜文煥爲各營都巡檢大兵遂過潼關直抵
黃河黃河守將胡雷聞知急引弓弩列於河口以拒
西兵子牙日督先鋒進兵辛甲回告請計子牙責曰
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乃前部之事反來問我何計辛
甲曰船隻已備但不能當抵其箭子牙密書數行字
與辛甲領計而歸本寨卽令南宮括領五百船隻密
渡上流自引數百船隻擺列河下將至西末令各船
燃起火炬鳴金納喊詐若犯岸之勢胡雷急令萬弩

密書
向插
得神
出

齊射西船漸漸撐進岸上之箭發如雨點然隔河面
箭矢落空將至三更哨馬來報南宮括部兵已渡上
流胡雷大驚抽兵去救上流辛甲麾進諸船一齊殺
上東岸南宮括引兵殺至胡雷拍馬迎敵戰不數合
辛甲之兵後攻胡雷首尾被敵正欲殺從僻路走入
負容城辛甲勒馬追及大喊一聲拖翻下馬武王大
駕亦渡黃河辛甲解胡雷來見子牙子牙斬却胡雷
令辛甲速進兵攻渑池城渑池城主秦敬聞知大驚
堅閉不出打書入洛陽問徐蓋求救西兵攻打不息
城池將陷秦敬驚懼日思無計渑池城東有軒轅廟

元中
生有
暮翁
匪用

北平刊目志傳

卷之二

五十九

傾頽冷淡廟中有木刻千里眼順風耳二小鬼乃托物爲人前見秦敬曰吾乃城東小民頗能武藝今西兵攻城聞主公欲降小民愿出力解圍敬曰汝姓甚名誰二人脫虛報曰小民姓高名明弟名覺至親兄弟敬賜盔甲令其演武百般兵器慣習如飛秦敬大悅卽令掛左右牙將之牌部兵出敵候在解圍之後申奏商王加封官職二將領兵出城辛甲南宮括列開陣勢以備廝殺二將更不打話拍馬殺入陣中辛甲畧抵數合力不能支南宮括拍馬夾攻刀法又亂祁宏尹逸見前鋒不能抵敵雙馬一齊殺出高明高

覺馬膂相挨左衝右突西兵披靡敗入本寨堅守營壘直入中軍告曰高氏二將英勇出群非設奇計不能打入渑池子牙大怒曰吾兵尚欲直攻朝歌掃除無道今攻一小城何請設計喝令斬却辛甲諸將力保子牙限三日不能攻破城池梟首示衆辛甲唯唯而退子牙卽令殷郊雷震各引本部伏於渑池城下候在辛甲殺敗高明兄弟追趕許爾殺入城中二將領計而去次日辛甲改換盔甲抖擻精神引兵挑戰高明兄弟果然殺出四馬戰上十合南宮括偷射一箭高明右手接箭左手挽弓射回又戰十合辛甲按

句法
跌宕

揚言
說由
貴人

住剛刀。取出流星銅槌偷打高覺以刀隔退大殺一
陣。二將力乏又不能抵敗馬逃回高明笑曰汝有埋
伏吾不能趕矣二將不知其故雷震殷郊歸告子牙
子牙驚曰莫非爾等洩我兵機乎二將曰並無此失
子牙默思良久正欲設計忽報高明使者遞書到子
牙召入其卒手持一脾書兩行曰姜尚不必深思苦
索汝之淺謀皆在吾之胸臆若不解圍速退五萬精
兵片甲不遺子牙讀之叱退小卒大異曰此非魅邪
是夜仰觀渑池內妖氣湧湧即取照魔鑑引之二將
果然露出本相子牙笑曰原來是此二畜生也諸將

請問曰是何怪也子牙曰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其
根蟠屈三千里其柯向東北號曰鬼門乃萬鬼出入
之所有四神一名神荼一名鬱壘二人性能執鬼又
一名千里眼一名順風耳能觀聽千里之外千里眼
二神監察遠方邪魅神荼二神即收而斬之後軒轅
黃帝令民間畫神荼鬱壘二象懸于門首以壓百邪
又刻千里眼二子於神廟以察百邪此乃千里眼二
畜生也諸將曰然則何計可破子牙曰吾若設計彼
必聽見不能得破即召殷郊雷震二將密囑其計雲
震受計而出次日子牙親出陣前大叫高明兄弟何

善語
可行

不出馬打話。高明曰：釣魚野夫見識焉能出吾之手。子牙曰：你武藝頗高，吾今排下一陣，你敢來打陣乎？高明日：你且排下陣，吾觀看。子牙即將各寨士卒分為九隊，開八門內設日月二宮，星辰垣位，又令南宮括、姬叔度、祁宏、尹逸各引四十九名壯士，分作四隊排列紫薇垣之四方，以按二十八宿。又領雷震着青袍，執銅槌，殷郊着紅袍，帶火箭，立于天門左右，以按雷電二神。又令太顛、武吉、閔天、辛甲、姜文煥共引三千四百旗手，旋遶陣內，以按五行二十四氣。高明看見，謂高覺道：老賊排下天陣，又以旗鼓襍處，以映吾

麗富

八而
鋒

之聞見。高覺曰：然則當從何門？打入高明，直取天門。打。入。次。日。子。牙。大。叫。高。明。識。吾。陣。乎。高。明。出。馬。此。乃。天。陣。焉。有。不。識。子。牙。曰。敢。打。陣。乎。高。明。曰。破。此。天。陣。則。猶。反。掌。焉。為。不。敢。遂。引。高。覺。拍。馬。殺。入。天。門。子。牙。將。太。白。之。旗。一。麾。諸。將。金。鼓。亂。鳴。旌。旗。雜。舞。九。宮。混。亂。入。宮。改。變。高。明。弟。兄。欲。尋。武。王。之。座。陣。中。昏。黑。左。衝。右。突。不。能。得。出。欲。舒。千。里。之。眼。則。旗。旛。掩。映。不。能。得。見。欲。開。順。風。之。耳。金。鼓。亂。振。又。不。能。聞。自。辰。至。午。困。於。陣。中。子。牙。指。麾。諸。將。殷。郊。連。放。數。枝。火。箭。高。明。高。覺。將。露。本。相。雷。震。輪。起。銅。鎚。望。高。明。一。打。金。光。散。

乱一將乘空而走。諸將亂殺一陣。遍尋不見高明兄。躬子牙急令乘勢打入渑池。秦敬聞高明兵敗大驚。無措即欲從西門走入洛陽。辛甲追及斬之。西兵入城收其府庫出榜安民。忽報城東軒轅廟有木刻二小鬼俱被劈去頭。顱子牙曰：端的是此二畜生耳。即令焚却破廟。大兵望洛陽而進。先是孤竹國王有二子長名伯夷，幼名叔齊。叔齊賢其父欲立為君，及父卒，叔齊以天倫為重，讓伯夷。伯夷以父命為尊，讓叔齊。二人相讓不已，俱逃歸周。西伯侯乃待其為大賢，處居洛陽城。至是武王車駕到洛陽，兄弟二人乃叩

元中
生有

武王之馬首拒諫于前，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武王心知其賢，人亦不致罪。左右欲殺夷、齊，太公曰：不可。此義人也。命左右扶而去之。武王伐紂，有天下，伯夷、叔齊耻食周地之粟，乃隱於首陽山，採薇蕨而食。作歌曰：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安適歸矣。吁嗟徂兮，世之衰矣。

批 畢竟史以千古傳今之別

後遂餓死于首陽山。後人有古風以弔其義者，今並

稟有
生有

北評列國志傳
錄于此云。

商澤潤商民苦萬狀呻吟思樂土獨夫之心日益
驕周家沛作援民三噫嘻此心將何舉諄諄秉義
留車輿成成宗廟已丘墟收羽藏身隘周粟君不
見首陽山下人至今千古揚芳譽。

子牙收拾洛陽城

說箇
冒領
却說洛陽城乃徐方徐蓋兄弟爲守蓋有二子長曰
昇次日變俱有智勇兄弟正在堂上議戰守之策忽
衙卒報曰西兵五十萬戰將一千員今出潼關梟高
明之弟兄逼渑池殺秦敷大軍已至洛陽城下徐方

聽罷大駭曰誰人前去敵住西兵其弟徐蓋出請兵
愿往徐方與軍五千令左右從其出城太公聞洛陽
城中徐家父子兵強不可輕敵乃傳令命祁宏高毀
以下六隊之兵各執青黃赤白黑五色之旗各披五
色之衣擺下一陣名曰六甲神陣命南官括引戰徐
蓋將陣勢擺開倚父子之兵更不打話手持長鎗直
望南官括殺來括卽詐敗走歸本陣徐蓋追入陣內
太公用旗一麾六隊精兵混作一團將徐蓋圍在垓
心徐昇徐變正欲望陣殺去以救其父却被殷郊邀
其來路二子忙奔歸城告伯父發救兵徐方不許徐

古綴

北評列國志傳

一

六

門而
話

昇兄弟怒髮衝冠曰。我父爲朝廷受困。不念弟兄之情。亦念朝廷之難。何故不發救兵。以救我父。昇變逐擒徐方來見太公獻了。洛陽城太公擁武王車駕入城。斬了徐方。釋却徐蓋之父。子。加封官職。大軍遂進汜水關。令人報與關主。尤項得知。尤項只欲堅守。不出。具表入朝歌。取救。忽階下一人身長九尺。腰闊十圍。怒目填胸而進曰。大丈夫當橫行天下。與國家出力。奈何欲效兒女子。縮首待擒哉。衆視之。乃東海人氏。姓烏名文畫。能在陸地行舟。勇名蓋世。尤項曰。吾聞西兵有姜尚獻謀。殷郊効力。其兵自出岐州。一路

像口
氣

破竹而下。今以區區小關之衆。欲抗三十萬雄兵。何啻以狐羊投群虎哉。文畫曰。關主何壯他人志氣。而滅自己威風。文畫視姜尚殷郊。不若肌上之肉。汝堅意不出。文畫自出。乃大言罷。遂單馬殺下關來。尤項只得點兵隨助。西兵先鋒。南宮括橫眉怒氣。欲攻關城。只聽一聲鼓響。舉頭一望。烏文畫吶喊連聲。從關上殺奔其人。雄威壯大。鎧重袍新。手橫丈八蛇矛。身坐千里追風。昂昂凜凜。南宮括自思。岐州以來。一路如風偃草。並無對手。今日此漢。想是勅敵。抖擻精神。前問來者何人。文畫曰。豈不識吾陸地行舟。烏文畫

也南宮括更不打話輪起神斧直取文畫文畫舞動
蛇矛來刺一箇渾如鬧天宮之華光神威凜凜一箇
渾如混世界之魔王怒氣冲冲一來一往兩馬相爭
鬪上六十餘合南宮括神威少挫西兵陣上突出辛
甲接出兵威好箇烏文畫真蓋世之英雄又與辛甲
鬪上四十餘合並無惧色正所謂越殺越有力越黨
越精神辛甲心下思量此人鎗法精神不能抵敵當
以鐵箭除之伴兵敗走文畫勒馬後追辛甲按住剛
斧挽滿月弓一聲弦響一箭正中文畫心胸文畫眼
力高强翻身一閃接住鐵箭辛甲連發二十四弦都

鐵錐
錐筆
氣

被文畫左閃右避盡行收了文畫自思平生未遇此
敵手乃伴馬敗歸辛甲拍馬忙追文畫按住蛇矛從
按心甲內取出流星銅鎚認着額門回頭一打却被
辛甲用刀一隔鎚落空塵文畫速放五鎚如星趕月
辛甲用爲閃退似海拋毬二人再欲合馬廝戰紅日
沉西兩下鳴金收軍各歸本寨南宮括與辛甲來見
太公俱述交鋒之事太公曰此人可以計破不可與
之抗力令退歇息再作區處次早太公升帳聚集諸
將各分付畢復命辛甲爲引戰諸將各受命而行太
公與武王乃在鷄鳴山頂以觀廝殺次日辛甲領五

十的
一髮

七
卷之
六
六

按鷄
鳴說
味來有

景點

千兵離汜水關南鷄鳴山下擺開陣勢令士卒大罵
鳥文畫果引精兵前來謂辛甲曰昨者不是日色西
沉難饒你命今日又敢出馬辛甲曰不必多言今日
與你決定雄雌二人拍馬相持鬪上五十餘合自辰
至未不分勝負諸般兵器盡皆比試將及申未辛甲
佯馬望荆索谷而走文畫以其力弱不能支抵加馬
後追辛甲且戰且怯引至谷內時紅日沉西東山月
上文畫追之不及正欲勒馬收軍太公從鷄鳴山上
將旗麾動谷口將士盡用木頭大石塞斷歸路紅光
一起四圍山上火勢連天文畫進退無路本部五千

兵卒盡燒死於荆索谷口此是太公先排下火煉洪
爐之計以待文畫也後人有詩為証。

陸地行舟倚勢強。

橫行西陣莫能當

子牙一試洪爐火。

蓋世英雄爛額亡。

西兵回攻洛陽。尤項聞文畫敗死開城出降。武王駕
入洛陽賞勞諸將。出榜安民大兵逐渡孟津河。在河
南孟津縣。畢竟後事如何

批 收拾得畫

孟津河白魚入舟

先鋒翺建大舟接武王之駕。駕至中流忽有白魚長

竟八尺躍入武王舟中。子牙曰：此吉兆也。卽令取之，駕登東岸，屯營下寨。是夜又有火光一派，自上而下，流行而復於武王之屋，頃刻又化爲鳥，其聲鬼其色，赤各寨俱各觀見。次日子牙進賀。武王問：此主何吉凶？子牙曰：白者商家正色，舟者國家之義，白魚入於王舟，此天命歸周之兆。火赤者乃周家正色，火鳥復於王屋，亦周室當興之兆。是以進賀。武王大喜。諸侯聞西伯伐商，皆不期而會於孟津。武王停駕俟，候不數日，陸續而至者八百餘國，皆獻玉帛。而告武王曰：商德滋昏，侯伯合宜征之，以救下民。於是武王將諸

道句
是關
目

侯之兵，分作八隊，前後相顧，緩緩而行。子牙之車將行，忽起狂風，飛砂走石，拔木揚塵。將子牙之蓋傘吹折，其柄衆皆驚懼。武王望見，急令前鋒旋師。諸侯請曰：侯伯出岐州，一路無敵焉。可因一陣之風，棄商不伐。武王曰：汝等未知天命耳。卽日班師，退修德政。諸侯各各辭歸本國，不在話下。却說紂王，內嬖妲己，外嬖費仲、飛廉，宴遊不息，群臣緘口不諫。武王出兵，一路告急表章，連次不息。費仲截下，不以奏聞。及兵至於孟津，費仲驚惧，始奏紂王。紂王大罵：豎子焉敢興兵犯上？遂調蜚廉、費孟、雷開督兵五十萬，生擒姬發，邊

七

六

北齊列國志傳卷之一
臣奏姬之師已退五日矣紂亦令三將直追八岐勦滅西鎮然後班師群臣皆曰大王不務令德偏信讒佞繁刑重斂苦虐生民姬發承父遺業廣布二政天下三分生民西歸其二此來正欲救民撥亂所以大兵一出四方嚮應大王正宜省修明刑除去讒佞焉可興兵以攻岐哉紂王默思半晌令費孟領兵五千出守潼關又令雷開沿路增修營堡以守渑池二將領兵出朝遂與妲己宴於摘星樓絲竹管絃樂音不絕妲己見紂頗有不樂之色復令宮女脫衣戲于酒池百般呈戲紂終不悅妲己曰大王欲觀孕婦乎紂

但點頭妲己卽令費仲收數十孕婦剖胎於樓下紂又不悅妲己曰大王莫非欲觀斬前脛乎紂亦點頭妲己復令費仲收老幼百姓三五箇斬脛于樓下紂又不悅妲己卽令擺駕出獵紂告妲己曰寡人今日實不欲獵妲己曰大王有何不樂小妾愿聞紂曰西伯侯姬發興兵五十萬打出潼關殷郊姜文煥盡皆拜降海內百姓三分而得其二所以寡人深憂不樂也妲己曰何不發兵出敵紂曰姬發之兵已退但百姓逃亾者至今不息妲己曰百姓旣叛大王而西投者皆由刑罰輕薄故也大王宜遣衆使查考各方百

姓。西投者。收其宗族而滅之。則民畏懼而不亡矣。紂然之。遂遣蜚廉惡來彭矯方相四臣循行四方。查考逃亡。比于膠鬲皆諫不可紂。王叱退二臣。遂與妲己並車出獵。箕子嘆曰。社稷傾如朝露。尚且遊宴不止。卽具表追至離宮。時蜚廉解到逃民六十五戶。共計二百七十餘口。紂問妲己。要加何罪。妲己曰。男子投下蠶盆。女子丟入酒池。紂卽施行。男女號哭聲振天地。箕子止住監狎。遂入奏曰。

臣聞禹王有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井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今大王內寵妲己。

荒于色也。外獵不息。荒于禽也。長夜宴飲。荒于酒也。淫聲邪樂。鼎沸靡靡。其于音也。高建樓臺。竭民財力。峻宇雕墻也。夫禹王以六事訓乎子孫。言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大王兼犯六者。而又剖孕斬脛。炮烙隻民者乎。夫民猶赤子也。慈愛保惜。尚恐不悅焉。有慘酷煨煉。而能得赤子之懽心乎。今西伯行仁。大王行暴。百姓棄暴投仁。必然之理。大王正宜率德改行。遷善去非。然後可振朝綱。可復亡民焉。可又將。數百民戶。投于極刑乎。此臣痛爲社稷驚危。故獻此言。望乞納臣之語。准臣之章。實爲

社稷萬幸。

批 句 刺 骨 字 傷 心

紂王覽罷諫章。本欲加刑。奈是伯父。喝令囚箕子於南牢。有再諫者斬。群臣諫曰。箕子乃皇伯至親。有罪不宜囚辱。紂赦箕子。箕子出離宮。即佯臥于地。披頭散髮。自哭自悲。妲己曰。箕子妄毀大王。何不斬之以示衆。紂令費仲捉箕子。而箕子蓬頭跣足。嘔血不止。費仲押見紂。王紂見箕子。或啼或哭。語話顛狂。紂曰。此廢棄至殺之。何益。遂放之。箕子即佯狂爲奴。隱而不出。王子比干嘆曰。君主有過爲人臣。不盡死而諫。

與其陷害生民。則百姓何辜。乃直具紂王殺后。謫太子嬖妲己。陷百姓數十件。以進之。紂王大怒。喝令斬之。妲己曰。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試剖比干。以視其心。何如。紂然之。即殺比干。剖視其心。百姓聞知。莫不哀痛。微子嘆曰。父子有骨肉之親。君臣有合義之宜。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道。君有過。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去。今商王殺親戮戚。拒塞諫諍。吾不早去。則成湯之祀絕矣。遂密投宗廟中。抱祭器出。奔外國。後孔子嘆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朱子曰。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於

定評

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故同謂之仁潛淵讀史至此有哀三仁詩曰

為何披腹懇忠誠

忍覆商綱及陷民

披髮佯狂歸遁後

生生充滿一腔仁

右哀箕子佯狂詩曰

逆耳忠言匪不知

人臣冒陷職當為

剖心去後竟何在

只有清名耿落暉

右哀比干剖心詩曰

人臣以義事君王

義不合兮止自傷

抱器他時存祀典

以仁濟義兩生光

唐賢李翰先生有太師比干讚曰

全驅非仁

蹈難非知

死於其死

忠無二體

烈有餘氣

正直聰明

咨爾來代

為臣不易

又唐賢賈先生有微子啟之讚曰

天革元命

皇符在木

吾天降災

上慘下黷

人怨神怒

川崩鬼哭

赫赫周邦

如臨深谷

邊矣微子

逢時顛沛

居亡念存

處否求泰

諫以明節

仁以遠害

作誥父師

全身而退

龍戰于野

鳥焚其巢

桓桓周王

奄有商郊

諸若
淚下
潛

七平川國志傳

卷之十一

七

面縛就執

牽羊接庖

祀商修器

啟宋分茅

嗟爾宋人

來蘇是仰

穆如雨潤

霽若春養

以戴以翼

是宗是長

茫茫舊封

千載餘饗

我來祠廟

永挹遺芳

荒階蔓草

古木垂雲

惆悵象賢

徘徊日照

鐫石紀德

用流斯文

世說新語

當時商王無道每賴三子諫諍所為頗有忌憚及三

子或逃或死紂益為暴無所不為群臣上表辭官甚

衆朝中獨有費仲蜚廉專權日以諂佞為事而紂王

終是迷於酒色不理國政萬民怨望忽日紂王升殿

問於群臣曰屢有西兵犯界邊關報急此事若何費

仲出班奏曰前者姬發逆天行師不能成事班師而

還為料子牙善於調理必有東征之謀望大王速遣

良將把守潼關其兵若欲再來終為國家之患也紂

王笑曰貨卜村夫雖有百萬之師何能成其大事言

聲未了哨馬前報傳上金鑿言西伯侯太甲自出岐

州如水衝沙似風送箭一路關隘盡被打透斬軍縛

將不記其數今大將軍渡孟津河矣紂王聞西兵將

渡孟津始有懼色於是聚集文武以議迎敵之事費

仲奏曰我王不必憂慮臣舉五將率大軍前去則可

退矣紂王問五將是何人仲奏曰殿前左衛龍驤將

軍鍾士才右衛龍驤將軍史元格中軍都護姚文亮
中軍指揮使劉公遠殿前中衛都指揮使趙公明請
王點十萬與此五將前去營取西兵取盡掃除之於
是紂王宣此五臣各賜金花御酒令趙公明為都督
親率大兵二十萬前抵孟津河各謝恩出朝不知勝
負如何。

批 誤國之臣出口如此

太公遺計收五將

却說五將引兵直抵河邊下寨先令小卒遞書與太
公次日決戰太公得書傳命前部先鋒量敵交鋒次

日兩軍初戰不分勝負趙公明乃移寨屯於戰船之
上欲用水戰以遏西兵哨馬報其事與太公太公乃
令左翼將軍祁宏右翼將軍高毀二人各領本部移
寨於河北令保駕將軍南宮括散宜生同移武王中
寨於河口旦夕令中軍作樂飲酒並無鬪意却說商
將趙公明見西兵數日不動戰鼓以其不慣水戰不
敢出陣乃令哨馬探之哨馬回報說西兵中寨令屯
於河口朝夕作樂飲酒不知為何趙公明言曰此疑
兵之計欲我兵少急彼即出戰然彼姜尚才能怎掩
我來遂傳令諸將今夜披掛准定三更上岸殺入中

姜尚

一寨擒了姬發則西兵不攻自走矣於是史元格爲先鋒鍾士元姚文亮爲左右翼前去劫寨劉公遠趙公明只守水船時夜三更三將引兵上岸悄無人聲三將馬膊相挨殺入西兵中寨只見四壁無人見杯盃盤饌飲酒堆筵三將相謂曰我等至此腹空力竭宜盡將其酒肉飽食一餐然後擊鼓搜營三將歡喜以爲天賜飲食以助氣力飲食未訖只聽一捧鑼聲西兵四面殺出其三將方且嘔心噴血如醉如痴顛倒不知人事盡被西兵綁縛太公傳令不許放走一箇商兵諸將盡解見太公太公命一起降卒汝等能奉

偷營
有劫寨

吾命行事者厚賞如不遵者悉斬首示衆衆士卒皆唯唯愿從命聽調太公乃命一起降卒詐報趙公明劉公遠云彼三人已劫了西兵中寨縛了武王請你等速部兵來接應一起降卒得命直投木寨去時正五更天色朦朧二將在船上探消息得聞降軍卒報知便點兵上岸前來接應行不上五里程途河北寨內衝出祁宏高毀蘆花岸畔突出殷郊兩兵截住歸路趙公明劉公遠知墮其計正欲抽回南宮括散宜生從後殺來四面八方盡是西兵捉住二將解見太公太公教取出三將同斬前三將已先被毒酒酖死

壯哉
壯哉

太公令將趙劉二將縛於河中。溺死便了。商兵船隻渡了孟津河時。春三月戊午日也。原來太公設下此宴。以擒商之五將者。號作將蝦餌鯉之計。當時有詩為証云。

姜尚神機絕世奇。

商臣淺見豈能知。

分明設下釣魚餌。

不動鎗刀破五尸。

大軍渡河下寨。太公傳令。今我兵已近朝歌。不可輕進。諸將務要依山靠水扎寨屯營。如有違令輕進者。斬首示衆。於是太公排下五營。名作五武寨。第一營正先鋒南宮括屯下廣武寨。第二營左翼將軍

祁宏屯下名陽武寨。第三營右翼將軍高毀屯下

名武德寨。第四營左翼保駕將軍南宮列屯下名

武涉寨。第五營右翼保駕將軍散宜生屯下名修

武寨。按甲休兵。命太公令使者遍書到朝歌。數商

辛十罪。却說紂王升殿。有趙公明手下殘兵回報。五將盡被西兵所擒。大軍已渡孟津河。扎寨紂王失色。王與群臣議取戰守之道。忽有近臣奏曰。西伯侯元帥姜尚有書到。紂王傳旨宣入。令近臣讀其書曰。

尚聞三皇立極。五帝承宗。未始不由以仁義而基天下。是故唐堯不下堦而治。虞舜惟垂拱而理。夏

禹聞善言則拜。成湯立賢士無方。是皆以心傳心。允執厥中。所以天理合而人心順。萬民安而諸國朝。逮至商辛。不繼先王之德。惟行若虐之政。據汝之德。則無分毫數汝之罪。過於十件。其一殺皇后。逐太子。殄絕三綱。其二建臺榭。廣沙丘。苦虐萬民。其三以酒爲池。以肉爲林。傷生害性。其四蠶盆之張。炮烙之建。慘酷刑人。其五割賢人之心。斬朝涉之脛。滔天之惡。其六破孕婦之胎。因羸里之獄。悖地之寃。其七欲亂黃飛虎之妻。君臣倒綱。其八曾醢伯邑考之醬。父子參商。其九不敬天時。以致水

兩句
付根

滂災旱。其十不重民事。以致罷業荒農。是皆內惑。妲己之淫。外遮。費仲之佞。日滋。月甚。穢德不悛。今西伯侯奉天明命。以興問罪之師。出岐州。濟孟津。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而過潼關。屯牧野。豪傑不檄而從者無窮。豈非天命人心。惡惡歸仁乎。今令星使通書先達。理合束手出城。與親待罪。別立新君。以應天人。庶免成湯宗廟。不作丘墟。片言違忤。殺入朝歌。寸戮不仁。以謝天人之恨。只此先達。草草不書。

某年某月某日征商大元帥姜尚書

近臣讀罷紂王大驚言曰事已至此誰人與朕領兵
前去退敵西兵兩班文武喪形失色皆無所措紂王
又問數次費仲出班奏曰臣保一人領兵前去迎敵
西兵紂王曰卿所保誰人費仲曰此人乃是中軍都
虞侯崇應彪卽崇侯虎之子也大王可拜應彪爲征
西大總兵親發精兵八十萬與之此人必能破得西
兵矣紂王依其所奏封應彪爲征西大將軍以彭舉
爲先鋒彭矯彭執副之以薛延陀申屠豹爲左右翼
大發精兵卽出朝歌以拒西兵不知後來勝負如何
批 昏迷至此悔之晚矣

紂王拜將征西

却說崇應彪次日升帳傳令謂諸將曰吾聞西帥姜
尚謨謀用兵神出鬼沒又加之以殷郊雷震之智勇
絕倫諸將務宜遵吾節制不得輕舉妄動以挫兵威
如違令者斬首示衆諸將皆唯唯遵其約束崇應彪
又曰吾觀西兵屯下五武之寨甚有機變今令我兵
亦要屯下五星之寨以遏其銳氣第一營前部先
鋒彭舉屯下名土星寨第二營左翼將軍薛延陀
屯下名火星寨第三營右翼將軍申屠豹屯下名
水星寨第四營左帳中護將軍飛廉屯下名木星

五行

本說及國志傳 卷之一
寨第五營右帳中護將軍蔚遲桓屯下名金星寨分付既畢。令小將校下戰書於西帥帳下。約次日在牧野決定輸贏。却說太公升帳。東兵戰書投到。太公讀罷。嘆曰。崇應彪豈敵吾哉。遂令前鋒度量兵勢。取勝回報。次日兩陣對圓門旗開處。東兵搶出先鋒彭舉。西兵擁出先鋒南宮括。東兵左右翼者。則是彭執。彭矯。西兵左右翼者。則是雷震。殷郊。各各人威馬壯。盛甲精明。通罷姓名。更不打話。二馬相馳。鬪上十合。不分勝負。只見西兵右翼雷震挽弓架箭射中彭舉。坐馬前蹄。馬蹶前足。彭舉落馬。東兵彭矯正欲前救。

却被殷郊大喝一聲。斧隨手起。彭矯已先被劈下頭。來南宮括用鎗刺殺彭舉。彭執見二兄弟俱被傷。拍馬衝入西陣。被西陣上三將圍住。鎗刀亂刺。彭執亦死於陣中。西兵掩殺一陣。東兵前部先鋒共三萬餘人。殺得屍橫牧野。血溢河津。止留二三千帶傷敗兵。殘卒投本寨而去。西兵乘勢欲攻大寨。太公節制已到。鳴金收軍。却說東兵殘卒回報。崇應彪應彪大怒曰。貨卜村夫。焉敢挫動我前鋒。斬我之三將。傳令諸將披掛。率大軍前進。掃除西兵。片甲無還。方顯吾之智勇。傍有士諸將校諫曰。小若不忍。則亂大謀。今

西兵深入我境。輕重糧草不赴。我師只要堅守不出。老其將士待彼糧盡退兵。我師從後掩擊。則姬發姜尚之首自懸于帳下矣。總兵何耻一小戰。遂欲敗其大事耶。應彪不聽。遂發兵挑戰。太公聞應彪出陣。乃推坐不車。綸巾羽扇。親自出前來遙。謂崇應彪曰。將軍乃知天命。識時務之英雄。今商王無道之甚。西伯侯奉天命興兵伐之。將軍何不棄暗投明。前來納降。以圖富貴。反成爲彼率軍爲敵也。應彪閱天公之語。鼓掌大罵。貨卜村夫商王無負你之處。你却背恩負義。動兵以犯君上。若不下馬受吾綁縛。以見商王定

教你日下受殃。太公曰。不必多言。汝旣爲主將。識吾陣乎。應彪曰。你五武之寨。乃按五虎靠山之勢。何如不識太公。曰。汝旣識陣。勢你敢破吾陣乎。應彪曰。商王拜我爲大總兵。尚欲擒汝等而歸。又何不敢打陣哉。於是應彪怒氣冲冠。輪動大刀。且奔西陣中來。太公以羽扇從車上。指揮諸將五寨衆將一齊殺出。將應彪活捉前來。見太公。太公數其罪而斬之。東兵左帳中護將軍飛廉見總兵被捉。拍馬衝入本陣。太公又指麾諸將。將五陣擺布八卦之陣。飛廉入陣。心荒膽落。忘其歸路。又被殷郊捉送太公。太公命推出斬

之東兵陣上有大將方相見二將被捉。乃橫鎗拍馬不來打陣。直投入武王中寨。左衝右突。見旁無人。待起手中長鎗。望武王背後一刺。紅光燦爛。八爪金龍出現。遮住武王車。駕方相大驚。正欲抽鎗回馬。左邊衝出保駕將軍。散宜生。南宮括。齊聲大喊。方相措手不及。被衆將活捉來見武王。武王欲釋其罪。太公不可。命推出斬之。止留得方相步卒。不上數十回報。朝歌紂王大驚失色。謂群臣曰。誰敢出馬迎敵。西兵得勝。加封官職。兩班文武各各默然無語。獨有費仲出班奏曰。臣雖不才。愿領精兵出城。若不活捉于牙。勤

滅西兵。誓不回軍。紂王大悅。卽賜精兵八十萬。出敵西兵。費仲非能慣戰之將。奈受紂寵。只得勉強領兵出城。西兵聞知。列開陣勢。衆視之。乃是諂佞費仲也。散宜生按住剛刀。大罵蠹國老賊。尚敢出馬與吾爭長。早若離鞍下馬。受降綁縛。解見武王。梟首示衆。費仲聞言。更不打話。拍馬直取宜生。二將戰不上數合。費仲大敗。不能抵當。正欲走入朝歌。却被南宮括大喊一聲。截住歸路。二人戰上數合。被南宮括將九節銅鞭。望費仲中心一打。嘔吐鮮血。不止奔入皇城。大

公傳令。叫諸將不得休兵。乘勢殺入皇城。捉紂王

快書

併妲已等諸將得令人人槍進箇箇爭先却說東兵陣上雖有精兵八十萬皆怨商王之殘虐連損三將東兵皆無鬪志例戈自相攻擊以至血流漂杵又且朝歌百姓久怨紂王之虐一聞西兵入城鼓舞歡欣一如大旱之得甘露赤子之見父母各各牽牛擔酒爭來相勞是以武王之兵直奔朝歌無所阻攔如入無人之境也却說紂王自敗兵之日奔入皇城至甲子日聞城已陷手足無措急宣羽林神策等衛諸軍護駕時諸衛軍兵皆無奮力廝殺自相踐踏文武各相奔竄死者屍橫殿陛不計其數紂王知大事已去

不能保身乃舉火燒焚宮室自登鹿臺身衣寶玉投入火中而死時春三月之甲子日也後人有詩一絕云

玉食錦衣黃帝居

九重尊寵鎮天衢

只因侈肆殘民政

投火昆蟲反不如

批 紂以甲子亡周以甲子興

太公滅紂興周

大題
目
太公傳令休要走了奸臣費仲淫妲已拿得者重賞其功賣放者同坐其罪諸將得令人人爭尋妲已與費仲不知其所只有殷郊太子原在國家之內其

史記卷之八十一
宮室樓臺閑遊慣熟知妲己只在摘星樓妲己見宮
中火勢漲天正要起一陣怪風化作金毛狐子而走
却被殷郊見其本相不能變動那殷郊與妲己之仇
正是不共戴天之冤怎肯干休妲己見殷郊忿然奔
至抱頭歛膝正欲投下摘星樓殷郊大喝一聲輪起
神斧一劈金光燦爛冷風逼人殷郊知其為怪按下
神斧將妲己揪向太公帳下却說費仲見宮中火起
投後宰門而出却被雷震喊聲活捉亦解至太公帳
下太公請見武王曰商辛無道皆由妲己費仲之所
致今商辛自死此二人不可輕戮要建法場於朝歌

應照

市上審問明白分解其屍與民快樂于是武王太公
及文武群臣請于法場數妲己費仲之罪令劊子手
先斬妲己妲己顏容精媚劊子不忍斬之太公命斬
劊子換過斬官其次斬官亦愛其儀容不忍殺之太
公又命斬其劊子如是者三次劊子俱不忍殺妲己
而自受戮太公曰吾聞妲己乃妖類必得其形然後
方可除之令左右懸起照魔寶鏡以鑑之妲己乃露
出本相却是九尾金毛之狐狸咆哮于場上太公命
曰誰人速代我除之殷郊跳出大喊一聲手起斧落
斷其狐狸以為三載太公命將綿纏費仲之臍燃于

批註列國志通 卷之一
市上以快民恨又殷朝自成湯傳至紂王二十八君
六百四十四年。謚法所謂殘義損善曰。紂史官有詩
為證云

成湯祝網德聲揚

放桀南巢正大綱。

六百乾坤傳及紂

誰知付與武周王。

又東屏先生有詩云

苦陷忠良惡不悛

惟耽姐已信讒言。

黎民不道君王死

反向天街鼓舞歡

又有五字詩云

天喪商辛業

敵兵盡倒戈

積山屍遍野

血流河

掃盡煩苛法

誰吟凱捷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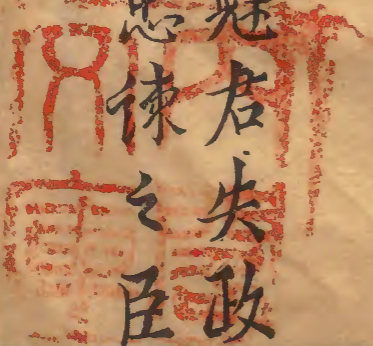
太平今日定

換却舊山河

總批

常山之蛇首動尾應不虞列傳中胡此妙手

商祚終于紂故有妖狐入宮魅君失政
退賢任佞之慘毒之刑而殺忠諫之臣
以致亡身敗國何足惜哉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十一

兩國

天壽五

蘇雅齋

